

蕭山先生文集序

蕭山先生文集序

鄭

德

太



俱之已詩以導志去以導
陰陽此之謂道易順以書
於不用心守之詩後漢額
無以立訓之素也道紀文
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
雖先後拘韓柳之後後
不撻所附以至於憤然於
政破也育王補教化故卒
配轉以傳美士之見道不
以與難明之無守文不重

道但求生工或道不足其文僅能給用紀沛然至
銘多以自立自其則雖同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
則文之与道如耳與目者明血有氣形之謂也
不可不深求雖然後盡善此學也所謂知之者山
先生名庶字子西政和中謫居嶽南舍避匿識之往
素相好也其文實与道俱現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
知屬意遠詞必在蒼石之道以爲其也或以自以
見其妙詞采以精或出以爲殆近短流也以其觀
之正如其以之漁漁然亦不窮騰曲折盡水之安
可廢之德教百言亦此其所以爲之天大漢物於元
珠四亦矣其於一橋可謂小乎其自出也其文據之

志則善然自謫言其進室以至於死之老之士亦爲
名之結造之謂柳子厚序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素
尤不能自以力傳於後世子厚以取取爲精初於一
時以彼易其熟以熟失必其於辭之其子西謫及七
集詩文益多其工其以失其於子厚命殆疑近古以
來文字之傳皆以科名之榮爵位之歎刻大人先生
於輕重人爲也取信其稱之其勢足以相因也後傳
如子西則不待三其惟太學之士以生文甲乙相傳
愛其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之驚者之不遂其本
之判焉士方苗素於時學其音同後始得爲醇樸文
其不遠用不足愛也今不能嘆其文章果天下公器

子西真高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闕也子西与余俱
登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金句則論文入
微又同游世出世间法余嘗謂子西金屑雖黃若
成疾文章習氣盡病想離珮肝腎徒勞人耳子西
戲答曰吾寧為此生策硯間無他之系俟來世為未
晚也坐家嗚呼可笑嗚呼以成于思業熱于勤同志
不亦而凝於神子西文章情雅趣活熟神之机為道
故也此其有委於情所以定生為法實如西王五月一
日齊

弟

庚

不見子西自點齋學古文出言已驚人如賦以此由

題解仙崖付上仕德前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
匠亦見之無不稱說流傳及入夜以素紙其愈多至
被誦南近序文若工然作隨散不後苗藁故乞所
存其極少比見京師刊行以止齋外所述又多舛
謬矣真害理也該學士現者不可不以信託永久因
併叙其少年時所為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之者
昌黎文以集其子壻李漢編百序之杜子美詩故相
呂公微仲為作年譜亦於見手是之矣叙矣最久其
編次之素發揮之功庶或發於二子焉若夫子西之
文名播天下為搢紳之所欲慕至其撰著先後所
造至淺深則曠如當自辨固不待予言之後知也宣

和四年六月 日序

溫陵呂

崇義 謹修

近世以文集歎於時以文忠公居六一居士集歸王
至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在現文集丞相張公在卷
蓋居七集蓋其文以是世故以是難推六野老布井
庸人皆能道其推字百系詞之故言之易以信以傳
之易以廣其傳也之乃若居生故之文不歎其生文
可故不歎其世不可蓋故其傳之詞推其原先生故
所謂居其文之官不歎其世先生名原字子西眉州
眉山人也張在中以進士中第州縣及至大現怡
入為博士士大夫稍為世文之世之未盡知其政和

初謫居海表法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至然身苦勞而
文差富心平後賜京師就居於東垣高亭時與先生
比舍而日為見先生之取為文頗多嘗讀其末以傳
先生稱曰予以是為名亦以是為清而一覽而足
何必少而多心於是不果傳焉後私念曰先生之
文金玉心離閉藏埋沒不求聞知然氣焰光耀久而
必見於世蓋所謂不待後而後歎也己若夫原以離
騷歎周游以俾去來歎盡全以茶歎歎原者時也友
豈無其人而三子獨為歎於世豈足以其文字今先
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道歎也先生死不一年果見
其文以來京師故以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

此情生所傳如止如之始叙之藏之度教院日又星得
其完本其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南征賦

省德賦

古體詩

內前行

長沙示甥郭聖俞

張曲江鐵像詩

湖上

雙榕

大熱行

蟬兒歌

蜜果

圓蛤

白小

瘧疾寄示聖俞

示曼

夢泉并序

鳴鶴行

採藥行贈梅堯

鍾潭行

取水行

採藤曲初王達體

冬雷行

贈譚微之

游史君諸子歌

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

第二卷

近體詩

南遷

渡沙

武陵道中

長沙道中

鴨步

次泊頭

到羅浮始識秧馬

初到惠州

謝人送酒

水東感懷

登栖禪山

收景初書

九日懷舍弟

收家書

贈何邦直

除夕

人日

栖禪暮歸

白鷺

六言 二首

有所歎 二首

舍弟書約今秋到此

跋道德經

夜坐懷舍弟

送外甥之廣州

九日獨酌

始寒

復暄

送客至五羊 二首

送故人循州司理

寄潮陽尉鄭太玉

次鄭太玉見寄韻

壯居

喜雨

舍弟既到有作

次景初貶所書

次句景山見寄韻

示舍弟端孺

寒甚寄鄭潮陽

即事 三首

遣興 二首

送舍弟幹事廣州

春日謫居書事

寄任景初與舍弟

耀舟遊西溪

有感示舍弟端孺外甥郭聖俞

遊悟性寺

舜祠

臘嶺戲書

長沙竹筴

第三卷

近體

雜詩 二十首

閑居 二首

調句景山

遺興 二首

甲午元日

春歸

春日五言 二首

春日七言 二首

鄭太玉送子魚

兒曹送窮

唁鄭二

驟雨

江漲

代書寄鄭二

八月十五夜月

有感

立冬後作

調端孺

東鄰 二首

謾成

聞鄭二對史五羊

東麓

西溪

野望

獨遊

醉眠

贈故游茂先子振

潤雨

贈博士承議

次張天覺見贈韻

遊處士臺

天覺和韻

江陵逢故人宋德粹

別處厚居正二宗兄

和天覺立春日

宜都逢李六

舟中

北嶽

何執中挽詩

王元隱挽詩

悼楊隱之承事

題覽勝閣後破佛

將赴闕有感示賦

次韻強切安冬日旅舍

次韻切安

第四卷

論

名治論

存舊論

辨同論

禍福論

辨蜀論

正友論

察言論

潤俗論

議賞論

第五卷

記

遊越王臺記

卓錫泉記

游湯泉記

佛迹記

寄傲齋記

關茶記

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水東廟記

易菴記

書大鑿碑陰記

第六卷

傳

資政韓公家傳

贊

陸譔傳

羅浮二賢贊 并序

張曲江畫像贊 并序

銘

益橋銘

史南壽墓銘

亡兄墓銘

船娘銘

黎氏權厝銘

第七卷

三國雜事上

第八卷

三國雜事下

第九卷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上張觀文手書

答合守程元老手書

上張觀文所業序

書張自強所編實由錄

詞三使者說

香林疏

書三謝詩後

生日設醮文

生日青詞

焚黃祭文

祭家氏文

代內醮文

第十卷

墓誌銘

淮陰賢婦墓誌銘

徐夫人墓誌

史子溪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
唐先生行狀
史夫人行狀

贊

先君真贊

又次齋銘

硯銘

有翠亭銘 附謝雨文

第十一卷

古體

惜梅賦
平臺賦
歸歟賦
陌上桑曲
白頭吟
結客少年場
五雜俎
公無渡河
明妃曲
舞馬行 并序
風樹吟

戲題醉仙崖

古生

走筆贈仙姑

醉後怒筆

雲南老人行

憶昔行

午起行

張求

擊劍歌

黎城酒

題崔令曲海後

晝寢劾魯直

城上怨

別句永叔

春日雜言 二首

臨見鏡

客至

寄題張志行醉峯亭

聞東坡貶惠州

寄郭潛夫

病鶴行

第十二卷

古體

寄郭雲卿

題溫泉觀

題洪川驛

食笋行

題史邦直郊居

梭花

送王觀復交代

戲贈王推官誠中

送趙元思司法

送扈大夫端叟

到任後寄家兄

送鄉人下第歸鄉

送趙安道下第歸鄉

代先狀寄孫熙叔

郡人獻筍

友人還鄉有感

哀賢

讀邸報

訊囚

程史君生辰歌

古體

寄杜蓬州

中秋遇雨感懷呈世澤彥直
通判蘇君俞見和復次韻

喜雨呈趙世澤

謝蓬州杜史君

嘲陸羽

代內

答

戊子大水二首

除鳳州教授有感

登越王樓

已下綿州舊作

芙蓉溪歌

富樂山

遊治平院

遊天池院

遊雪峯院

登越王樓二十二韻

六一堂 并序

蘇時中惠茶

天馬歌贈朱庭玉

受代呈譚勉公謝與權

與舍弟飲 二首

受代還眉

赴闕

劍州道中作

武興謠

會飲劾八仙體

古風贈謝與權行

程義父挽詩

第十四卷

近體

贈譚勉翁

次譚勉翁韻懷朱庭玉

峽路小韻

清明日示弟姪

赴益昌六言二章

上益昌守李大夫

上漕使

石漕生日

翟提倉生日

家提倉生日

錢憲生日

張嘉父生日

送宋家臣赴任浙憲

送趙世澤供奉

遊仙雲宮

直舍書懷 二首

書鄭撫幹詩卷後

哀詞二章

壽筆鋪

獲蠻賦 代王薄賀張安撫

書齋即事

題所居

夜坐感懷

述懷

秋夕書懷

過湖縣

過田橫墓

過潼關

題瀘州縣樓 六言

蘇通判愚齋

題春歸亭

和程大夫荔枝

雪意 二首

閨怨

俞和叔座上賦白鹿

懷家山

晚春寄友人二首

春日雜興

張祖同挽詞

任太哲挽詞

送太學李生歸鄉

送蘇教授赴闕

別閩中許秀才

送朱元素歸養

上瀘倅立明善

調華陽尉

天寧節口號

書新堂

自笑二絕

除夕感懷

題金牛驛二絕

春日郊外

嘉陵江上作

自笑

和勉翁韻

直舍夜坐

上張安撫

春日

任滿未聞除代

次勉翁送客韻

宿審田鋪 附三使書巖

第十五卷

記

重修思政堂記

愚齋記

陳子美竹軒記

箕踞軒記

書

顏魯公祠堂記
新修勅書樓記

上蔡司空書

上鄧左丞書

上席侍郎書

上監司書

上憲使書

上程提舉書

上俞漕書

上監司書

賀楊提刑啓

賀新提舉啓代

賀王安撫啓代

賀傅其鈐轄再任啓

賀王安撫啓代

賀王尚書啓代

謝兩府啓代

謝楊提刑啓代

謝許提刑啓代

謝監司舉辟啓

謝翟大夫啓

謝吉文州啓代

答吉文州啓代

到任謝兩府啓

謝家提舉啓

謝陳使君啓

答解元謝啓

謝及第啓

答趙通判啓

第十八卷

雜文

送苗師顏序

上錢憲雜文序

李生方書序

送王觀復序

鄭默字序

上任德翁序

招隱辭

書宋尚書集後

讀莫元脩傳

謝幽燕檄

誠諭諸路常平司

思庵記跋尾

第十九卷

雜文

自說

名小子說

容全說

失茶具說

異歲

直箴

雜說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謝雨文

祈晴文

謝晴文

送湫文

辭廟祝文

祭諸廟祝文

祭祖墳文

祭宋承之文

祭程公儀文

祭陳戶部文

祭孔明文

尚行祭江濱文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代路次祭文

第二十卷

策題

眉山唐先生文集目錄終

唐先生文集卷第一

賦

南征賦



北攝提之冬冬余負累之南馳雪盈尺之更繁風三日之
猶以作凍極之若無心怖甚之念怨凡再信之玉許覺驚視之
稍歸訪景福之遠基指也却之荒涼曾未悉之無互矧素果之
丹腹國已抱於三馬臣不聞於一鶚豈當世之無儒抑此病之
難藥道昆陽之流歎深怨風之終雪階一夫之儲甯絲黃鬼之
快究嗟世祖之論功念王章之繫獄改直鉤之不食終曲突
王每思過跡子之蕭和登岷山言痛哭方園在之

放賢善眼中之板鑿獨何心而表由卒恭願之淡因
從遠矣之枕在當舉白而相沃尽荆門之聲不暇胃
江之渴念故人之久別覺其情之甘香猶四翔於
澧浦忽凌亂於瀟湘時廊斜之浩蕩後收歎之淒涼
味九歎之銘哀聞三閩之孤艇豈以子之立賢實舉
國之無與內不悻於女類外見於漁父持此道以
矣歸公名如於所愛自是遠矣以人漸稀水愈激而
愈清山愈削而愈高造柳嶽之旁交之澧澗之
故臺及至此兮返顧雁去北飛卷武漢之毒塗
弔文淵之雙鏢射參狼於灑殿現點蒼於浪泊驚身
出於芳死勝日喧於百鬼信老子之立名覺少壯之

差樂經韶陽之再宿寫石上之遺聲惟至神之在宥
如天地之生成彼禽魚同自有理而日月未嘗不俱
雖吹萬之不同其以一言皆正檢真陽之短策放清
遠之孤舟觀碧落之吳帆峭峽山之媚柔承懸崖之
滴乳零鳥羽岸之垂柳探羊城於浩茫登瀛洲於深處
傍一時之泥現渺蒼古之清德善明年之三月美始
稅駕於羅浮

有德賦

夫子滴居嶺表既已半載杜門時有德而慨曰身邪
心邪孰臨焉於畏字是將求之身則身如我耳四大
而今地水火風誰為之宰焉將求之心則心不在內

後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將如在晝夜以思寢食皆廢
骨為之出髮為之收夢且告余曰甚哉子之蔽也凡
世本忠念念痲壞及後尋律祇差外悔道逢臭腐肉
足賄賂玩味不已適足自穢淨是安而况垢教杖無
言矧釋臂之身俾本自另泰或作痛楚便多嬰瘡穢
此痛之誰受者以施於艾譬之手足伸縮每礙忽
作結起華劫緬往悔此結之每實即每繩之可解方
儀祇於如語失習中之結現若喜劫之永坪若秋至
言華敗回祝無始以來幾千劫此取作惡業悉消散
言崩潰矣室獨今之所以流落顛沛如此竟言思之
曰嗟此致維摩諸也攬衣之祀正冠束帶稽首西望

作禮言退

古体詩

內前行

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傳印持在
相中更押朴文昌臺旋預昨夜光臨牖是夕奴甚如
禿帚明日化為寸雨來宅家喚作調元手右和視事
兩上春甚清周公祀亦未要作致身此宗也不
竊一尺字賜之周公祀亦未要作致身此宗也不
向來西為當國年民同斗米終四錢

長沙示甥郭聖俞

我昔官闕中子時較若如相過日夜飲肯笑語乾
但知醒後醉誰問袖与酸攬衣步中危仰首羞花翰

誓言早歸休慎勿貪高良時未至添了眼前惟木蘭
芳艸一系晴日月雙跳丸那知十年外相見西江干
杯起未寒溫然來在沈澗我鬢髮已禿不教紅渥丹
相從海上去最多人取難改以白濤三山宿青嶺
人烟小歲後竹木深冬完昨日吹長沙扁舟掠湘灘
中流遭惡風滿江潑驚濤如旂尾點天似車輪圓
怖畏目敢側禱祈指欵彈爲我鬼神助我作蛟龍
忠信時可憑在巖堂五嶺句最嶠南熱我清物自寒
白髮海印隨心廣身三寶磨刀斫鯨鯨險几者鵬搏
努力近藥物明年理歸鞅得之兩階將龜筒不似鑽
張曲江鐵像詩係在韶州韶人相傳
時取鑄云

開元太平久錯交在一拍就令之曠人何去相仙客
直道既形書曲江道踪屢汲難困後茲要生君之向帝
金鑿未磨圓鐵胎去教尺妙交難形家英表良醫藥
摩訶許國海者起立朝色同財反棄道吳代長歎息

湖上

佳月明竹哲好風老之清湖邊得二友夜話投三更
烟露兩相濕水天秀牙明散水芭蕉凍死杖攪柳枝
星走拋餘光山出蒼虛身歸矣不可留過函恐神驚

雙槳

水東雙槳向有雙時出遊清風不矯古白雪點髮鬢
吶哦明月夕鏡弄寒江秋驚傳里中兒不泊岸下舟

君看鬼椒半在秋風味不知知
如生劬孽手誤入籍神流
政尔求澤濯刑之歎網終
以同世倡語一解終身爰性
不存代國兵去乞下求

大熱以

去年大雪埋尺筆冰北荔枝遭凍死
未我於分絲誰受理今年秋咽十分
川采南前北若西吹秋熟与然飢
冷茄子

蟄見歌

濟南三子天一邊思之不見
集白髮自燒还欣然未省
歎嗚呼中已有過

秦篇論田何曰賤度孽合斬
在實摧強燕

寒果

臣同失旦鷄已晚犹強啼
嶺南賣蜜果海道趨形危
忠勤難云至思慮良未轉
土風不待講氣象昏如醒
之况整果實豈是奉聖以
食之僥有補勞苦甘如
和平上林罕少此下笑
神矣武王嗜鮑魚我許伏
自飲

園吟

黃犢鳴水中，相欣皆愕然。探之出，所以者，蛙僅如錢。
指尚旁舍翁，云此雖園吟。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春。
卒然引手擊，謂當可。方車既見，一拊堂，可建量者能。
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趣。蛙類黃牛鳴，持此以誰附。
我居園已陋，尔鳴良亦村。綿綿無時，羨鸞我，是故園。

白小

二年道海濱，刺眼即洪洲。謂當飽魚鱗，似但白小。
百尾不滿釜，烹煮等芡芰。嗚呼何所，以鱗鱗去，徒援。
向來若魚戲，海面橫。松嶋吟，唱啖乳沫白，雨散暝晚。
終然不省籍，徒多此微醉。短音本相形，南北無定表。

泰山不為多，毫末玄室少。詞雄兩月讀，理足三語抄。
人生一瀝發，誰作千歲調。其如躡金，稽坐待暮年的。

癘疾寄示聖俞

休中初微濕，末勢如湯鑊。忽然无藥，把冷極如振鐸。
良久交戰，羸項背如棒。結為覺，頭冷涇眉，竅如鏗鑿。
六日一寒，具者準如契。約伏枕，兩吻朔栲，能如皂素。
平生十困，腹痛犯如飢。鶴氣髮在，在哉脫去，如秋棒。
列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薦同，在嶽法，省此第戶。癘。
予我自偽，寫了不蒙。開眼况子，又拓養何，玉亦例美。
此身自去，虛名疾。其亦託，請作如是現。每病忘，在茶。

示聖

先君捐館年六十時三弟烈亡四十三始以幼子婚
能齡從前甥婦也德及冠洗滌未可知若章種夏款
祿秀豈不取諸子貴已後但愛眉目秀作痕淨如蠶
飲膳既精非情抱六氣岸七其形別髮鬢美珠未貫
見之令人清面柳瘦手腕嫩外撰名鬢霜雪落几累
豈惟不肯嗔更付一笑榮骨肉七遠矣怡汝慰奔氣
以肯從許足詢查噫中則言我於徑術粗能亦向對
發崇要師資心孔為開鐵許慎古偏傍瓊華休更淡
身亦業儒久捨此無別路不意徂一噫便於廢炊業
及親三釜豆末用著戶鄰人生百年期我之特未半

夢泉序

潮陽尉鄭太玉夢至形似飲之甚甘明日白之東山
上作夢泉記示余命作詩

入道肯羨相出神乃佳象記尋室中境漫羨山之類
四人踞翫翫教里引濠溪循声利嶸臨滿素流甘鮮
雖深石可數太察魚難釜豈為鴉練去濺作珠玑圓
一窺宿醒解三燕沈痾瘡恍惚為疑夢吹呼以成歎
山崗短於井海飲鹹生涎那知道在途我作野逸賢
多故由人異物為知己好誰陪濠上游涼携室中天
雖各十丈花中互一滴禪名酒黃殊勝宜茶定常煎
蘭亭酌觴冷魚腹豈箇建新文未遠矣向卷枕漁徒
徒相抱梨玄臨流粒未全不但受以耳意哉神女先

寫為夢名榜第入承府篇將前報後却夢子付有緣
西人謂航航退之記夢詩
里用濤溪永冰醉石亭記

鳴鶴以

簷間群鶴鳴如呼法備有室或遠書吾今何處得書
尺言况家去乘軒車平生眼中抹泥塗泥爰了不介
賢愚率為所賣忍滿腹放逐南城烹蟾蜍百口寄食
西南陽三年菜茹如德名家已自不可必更望故
人雙鯉魚故人頃來信能疎况後芳嶺干江河鶴助
曾差其拳鉅至台思客如於菟室惟避滂譏還往此
日誰可窺吾廬杜門却掃心不惡少但出客無忘吾
喧鳴鶴汝過吾昌不往噪和門朱

採藥以贈梅蟻

順途以歌醉去誰先生採藥山中得昨日携籃入山
去今日出山香滿路先生年來飯菜精似眼但白髮
但喜得少乘除遠相補勿取德人昇就席

鍾澤行

君不見惠州城之西水福古寺鍾岷奇夜報止去黎
明歸萍沙暮粉水淋漓山僧初驚久怙恃一夕徑去
不返楊父老嗟惜僧垂淚明年夏旱江外低此鍾岷
然水中坻奔走往祝共城隍挽以巨纜牛百蹄牛喘
纜絕鐘不務度不可得乃去之江花開處水東馳到
去過此枕俯窺刻舟記鈿真自癡不在此物枕沙泥

取水行

僕友取水在龍塘水中木佛三肘高隨波俯仰如簸
糠並流極之置道傍袖衣美帽僧伽裝里人玩其如
此塙和与築室臨滄浪荷善卷歸幸乘果三日屋成
小寺在野山江花蒼蒼芳烟烟畫畫清一作夜燈光乃
知實相在互鄉人々性中普照王

採藤曲劾王捷作

魯人酒博邯鄲困西河沒橋南越然嶽調紅藤百苛
計此古一作每方時去年採藤：已之今年採藤
轉竭入山十日脫身得新藤出土券如蕨泥團取竹
况至年於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括黃積以年輸

藤波及屋瓦皇善民如善以攀共為此謀其誰

冬雷少

百燕繫其如家阿香夜起提雷車一時技癢不忍
後披劫尺蠖掘龍蛇尺蠖踞已久亦以奮迅舒
秋麻夢中一震忽驚躍發破墻戶批泥沙泥沙已出
雷遠止錯愕以去難藏遠燕蛇狼狽莫知教訓有伏
龍吁可嘆

贈譚微之

去年往款程水濱觀中生塵危史雲今年得學鵝城
裏聞西孔子揚伯起昔人論士現心到時人論士看
目皮只知黃鶴符背瓜不識驕虞避生中

游史君池子款

火燎落落如長松
從易妙合布編
為曾中舊藉入肩
字筆下三語
驪頭風小作
濯如喜柳十八
查生過
秦已將文舉
呼大見更共
吾原為小友
是家汝即
都教人傳
聞一連城
珠未激龍川
五袴守詩似
肯
年夢石月

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

陳伯修李文
補果明德

歸心如羅馬
奮迅不可駐
別情如放猿
已去猶返顧
三年聽子社
教僧柱史
查好在五
嶼孫翁保
千金軀
奮未謀天
口老去居
代力苦
里不相
與寄
声同
眠食
唐先生文集卷第一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

近體詩

南遷

去々復鄉
託如蹤
閑中每地
欲表為未
謀緒
猶輕
典更賜
羅浮
至危功
殿業賤
時皆丙
穴第
茶美
意印
郡筒
著教
要及
喜前
到趨
試板
花塵
欵
亦

浣沙

鶴歸
遼海
愁人
在猿
入已
山
叫月
明
惟有
沙
盡
今
好
在
往
來
休
並
水
邊
以

武陵道中

朝持
淡
子
節
春
作
楚
囚
奔
跡
入
離
騷
國
江
通
款
乃
村

垣墙知地湿中木暗为温寒秋深路以人抵新魂

岳沙道中

古之今之路朝暮以橘林香更饭杉木翠送程
山带湘灵惨川含楚些清江渺无限向逸名安才情

鸭步

伏波江面莹如磨忽尔尚腾作沸渴横笛未终平似
板此中殆王莽蛟鼉

次泊歙

可交不堪老浮山倾善教湘田每惠岁酒国者吾吾
草木疑来菜渔樵或异人近前殆是乃丞相未宜味

到罗浮招谢袂马

擬向明时受一屣羞亲学恐老暮况以藏已同吾家
举从此驰矣四十年

初到惠州

盧橘楊梅乃尔甜肯家迂滴到眉尖因以採茶乳香
白取豆省山未寒廉難誘羞为家一混其香不直字
三嫌老师補交吾何敢政为宗凡不敢謙

谢人送酒

世情不到海邊村載酒时来餉子雲便於醉中藏漆
削已將度外置餘行紉思援以膠之多政坐多怪
怪文喚取鄰翁傳杓飲湫全安習叔將軍

水东感懷

往子孤峯在流年，弱中強但知生靈途。誰識所存非
碑壞，約無敵半空。誰及陸君之精，姦點終日酒邊身。

登栖禪山

海雨山煙捲不開，眼前遠定一作望鄉臺。如何借得
維摩手，教取西南故國來。

叔景初畫并似藥物

乳坤心腹友，江海鬚毛班。藥補他鄉闕，一作開故

國顏。何時京下澤，此日仰高山。今是歸耕耦，由來召

賜環。

九日懷舍弟

雲隔陶令節，單闌爽生年。秋色蒼松外，嘉款紫菊前。

登高知地盡，引滿覺天旋。去歲京城雨，茱萸對惠連。

叔家書

西州消息到南州，骨肉言他歲。有秋驥子解吟，老玉

柴木蘭堪斲。黑山歌印時旅思，新冰拆昨夜燈花。黍

穗抽芒，此歸田在坐。享叔山已為理，荒畝

澆人何印直，其為安淡把。截將玉功不費友

以罷未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為作此詩

楚人季布以勇，歎魯國朱家用。仗剛駝馬，寧弓臣好

武吹毛洗垢，吏深文王孫。昨日誰漂母，鄉子前時

荆軍滿引一杯，齊物論白衣。套狗能浮雲，在唐州

有物論後禁，主字逆去其一。

除夕

患難思年改龍鐘惜歲徂國河久隴遠天北小匡孤
吾道憂渴酒時情何擁鑪南荒乏狀怪此日謹桃符

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殊殘梅詩興晚細竹夢魂香
挑菜年似就蓬交身暮歎頻及鬢髮到在津

栖禪暮歸查所見二絕

兩在時：黑髮歸交：青山回笑小寺湖亭以孤亭
喜美湖州賦晴搖野水光中春仍過兩山紫更斜陽

白鷗

說石門前白鷗群七宜從此知同汝分至竟除鉤

党甲乙推求恐到君

六言二首

幾年持鉢天外晚歲孺庵海陽秋白秋逢孔墨眼生

初齋楊雪孔道墨魚
揚梅之橘

烟舍家煨老酒風輕船過鹹魚丁米獨送迂客烟去
不教傷后

智所歎二首

林中宴坐老油門豈敢臨年觸垢氣正恐發生不以
飽於今後死与斯文此逝台露后亦沈同道初新滿

北軍淡信此塗天一握人間後說君孤雲

耕田佩印兩徒能懷相平津只去年怪底功名稱地

獄誰將官府利天仙是化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
與傳杯酌豈能通大道亦須消酒如多

舍弟李約中秋制此

此日方收信前時已具舟南渡今我月軟脚定中秋
涼酒為足黍柴荒為爾爰從今西望眼正到是時休

跋道誼經

闕智鏡具三十里其卷還我五千言只將以一玩天
下約法刻已太繁

夜坐懷舍弟

在雲仍露坐星月更江聲沉陸偏苦道浮生憶尔曹
扁舟在夏口此夕秋聲不見今三載滿時已二毛

送外甥之廣州

由心久從我穿之真玉甥時情為客老秋名道取清
捨刺朝之味鉤斬交聲越臺休甲古旅鬼向來驚

九日獨酌

登高若若伴引滿自寫歌吹羨天邊少重陽野外多
菊花共歲月白首為陶酒他日龍山真在否在網羅
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始寒以詩記之

朝來怪底冷前此已重陶漸通袴襦節稍同灰火食
烟嵐向冬淨橘柚白霜黃嶺表雖多異天時亦正常

十月後暄

誰念世間多即今冬後煖殘年仍御袂先日已重裘

地勢炎州今天时北去悠悠此台臺喬由及後任吹休

送友之五羊二首

不列者思久繁雄良自如江山高表外城郭漢兵能
國折以珠浦旁以異域去五羊雖足乐雙鯉未宜殊
建國之陳踪遊人合賦詩廢臺榭女後遺井鮑姑何
家去通星漢僧來自月支愛買美木口為致海桐碑

送故人赴循州別程

淡入射佗宮控舟國後道梅花笑嶺外萍實楚謠东
方策化时執國靡到日共天涯一杯酒取別去無窮

寄湘陽尉鄭太玉

又種羅浮一熟田江陽未日返耕重老素似見眉間

印別後新瑈髮原上年下濟是車人誤矣上林老報雁
徒然去歲引致戒亟轄卜問之久為問以藏為箇逸

次鄭太玉見寄韻

度外歸胡未要論故山石笋自高躄他时名譽半心
多晚歲窮虫小轉鼻禪具者詩老片画院我老注窮但
年尊者塵不從志相老苦多与台付然存

舟居

憑誰舉此向翟雲已築虛出作小庵惟摩詰虛出作

不但燕闲充泛宅六堪乘往肯浮駘江湖有理吾將
老魚為意心家自懸况後雲女夏斗水在秋香在

清甘

壬辰九月不雨至巳年三月猶不雨矣七夕
輒後露花甚濕作此詩

老去生涯白木鏡脫逢新會更何堪喜深野色夏年
鬼夜半簾聲覺雨時睡外笑能沈活想中已親表
念：明朝計於添函多玉枚重欵作小參第玉板
長老之孫

舍弟既到有作

武陵禽卒記他時我獨南翔子北死觀過幾多歸後
多相看仍是別時衫感新老矣惟心在便服依然但
髮稀如且苦吟三十款與君同飽蜀山薇

收景初燈所畫

信勤常憶信勤憂得老還有少年愁未忘宿業都相

似摠為饒彗不肯休見說習中善雲夢夢將皮影貯
陌秋之菊有道人與處不羨無詞請揚州

次句景山見寄韻

此生正坐不知天豈有稀卷解引羊但覺轉喉都是
佛就令慙處多誰憐穠金已付見勇佩心印還留我
輩信他日乘車來問道第同相欣共延緣

夜間掃戶叩扉作長江礪飲於東玉珠覺者
把弓之與回念清上所作招漁父詞尤益更
作此詩及以示舍弟端孺

當年各奈氣狂何醉傲流翁棄短策晚落柴州磨歲
月於從社壘馬烟波共與共作長江礪况我敢為南

海歎身世即今良可見不存老子為婆娑

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潮陽

山前瑞雪起紛紛
風利南祀盡交村
甕面不空存酒
子床頭幾於巖桐
孫園林呼舞知
素情寔戶奔馳覺
眩昏咫尺潮陽
五袴國可致
分我一襦溫

即事三首

歸心多似灑頭水
華髮多於嶽上梅
正是夷朝枕席
此時時淑雨亦宜哉
還來久近幸難寫
破屋陰晴榻馬橋
吾道紀邠未曠
野人生亦尔
後何時
粟歎以掃塵
隨杞憲
眼總青
雨又梢
更力
勞力
古法
白

餅英將渡茶劇英芽

遺興二首

僧古傍經便大字
鄰牆喚酒及新筍
三年於此由生
理一飽已還元
亦求
酒經自以允多
學詩律傷
愛近
芳思
田里
歎吟
在籍
在朝
廷議論
者
目存

送舍弟幹子序州

北嶽沈沈策擬以
慈索居人心
早冠後旅色
颯風餘
擊柝秋江夜
開靴曉霧初
仰仗神理
瀝膳奠扶胥

春日讀唐書

四十緇成素
清明綠勝紅
形容千慮後
門銀一彙中

白日时：别。青。紫。交。：同。此。生。骨。在。東。啼。多。矣。其。風
大。現。四。年。毒。多。共。友。人。任。景。初。舍。弟。端。孺。自
蜀。來。京。師。至。長。安。時。方。寒。舍。弟。三。人。相。共。我
取。遊。九。龍。池。飲。酒。賦。詩。樂。甚。是。歲。吾。遷。蘇。幕
明年景初亦謫江左忽：數歲皆未得去寒
食。甚。幾。念：。凄。然。作。詩。寄。任。曰。命。舍。弟。同。賦
后。以。有。任。官。祖。底。多。延。延。未。歸。我。坐。力。田。傷。地
脉。天。緣。搜。句。漏。天。機。故。都。回。首。三。寒。食。新。歲。經。心。兩
漫。在。學。道。一。生。凡。幾。化。不。回。到。此。始。知。元

乙未正月丁丑共舍弟梓小舟劣西溪至德
絕交度不可進乃歸溪側有兩榕甚奇清陰

可底教十榻永春老人嘗飲酒云下云

楊板溪上柳初黃荆竹同新日正春楊木小舟輕似
紙一瓣促席聽於床板從坡去無人灑水出山素帶
茶去。石。居。長。解。秦。波。句。之。暇。代。好。還。鄉

有感示舍弟端孺外甥新在命

一出滄洲子見梅。愚。忠。教。於。他。英。弟。兄。多。是。窮。孤
好。必。子。肝。腸。泣。老。萊。好。語。忽。從。天。上。落。人。直。向。一。作
海。邊。田。此。生。報。國。無。他。子。力。穡。供。輸。矣。待。催

遊廣州快性寺寺者越王臺善尉佗時所築

左并甘甚難遠庶并云

崎嶇走上方。浩。瀟。取。秋。光。臺。上。玲。瓏。女。江。天。入。夜。即

唐先生文集卷第三

近體詩

雜詩 二十首

屏點舍人巷灌園居士稻花開不旋踵中難後齊
鵬蛤災以朝兩鶴鳴商夜潮未死全獨系鄰里玄
招遙

已臨怪年筆仍閑盡日門身課嗟翠羽人多歎
根蔬食凡掀市樓居水破村嶺南霜日為何白髮

遊繁

便疑良不惠未去六地綠戶口知無瘴濕款覺者
年藤牋以句後桂酒抱愁遠經術多嘉矣枕堪舉

力田

不死良難學全生或可我茶隨東家利葉耐廣取
歸其倦收成收量慵卷是孔関心各雜慮竟夢入
精微

兀坐且如此出門亦取之多香柑熟後髮脫中枯
時精力看盡覺情懷舉蓋知吳州無過雁二子在
天涯

飽食為茶地深耕覓酒材翻泥逢晴笋汲井得乳
枵湖盡紅頭轉山窮後齒回田間良自苦清真亦

悠哉

壯歲日千里晚途天一方花纓聊傲世白袷亦隨

鄉園扇侵時令方香遣畫兵此間吾亦亦便擬卜

林塘

白日消沈安處青山對屢去茲老防惡劣學圃同鄰
為繳貝流肌滑仁欵入款紅丹砂落吾手秋至任

飄蓬

多事空何補寡言聊自溫蟹殼噴止酒車白功加
殮濯足樓船岸高款抱朴村愧無矚可禦只羞負
君恩

閑窄良難入閑寬是見官行根收白壘知竹木杪

伯英村酒同學兼儒釋交游半士農以款村落

晚歲日滿携筇

為農沙予步附保水西鄉隱凡江天遠開門佛土
香時情莫徑少整多淡爭一作漁梁於能鳥秋日东
倘短作牆

舊物杯中酒新街沙上為首如無一星歎過空微
功引水江分碧夏丹井為紅石居亦多子度日不

全忠

小市江分破連錦水卷翻利七佛點在千古鶴峯
尊浮嶋素何交皇湖入教村登臨已何好秋至散

消魂

已分詩驢更字祥酒過差南燕人釣蛤北信客占
騎年予侵膚理屢端宿肺家嚮未功業真到晚詠

餘霞

霞裁直然等寒暄乃尔殊雪曾前歲有地過此初暮
者海鯨鯢動烹山席酌呼南素何取白詩帶

概隅

夜語不覺久君真良獨難加之均却酒晚矣恰朝
殮筍蕨長生笑魚蝦海入盤南方禁太飽若梳直

源寬

海氣东南上野烟中雨向中平連別洞雨轉入他
山道路魚籃在樵蕪竹木还西江并北左和打各

茶款

水過魚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晴斜日雨邊

西山移秋光曲川長
樸名橫瘴鄉人自系耕釣久
浮生

浪迹資煇外放懷
蒼木未人情雙鬢
雪天色屬頭
風國計中宵切
家老隔歲通
為信以
慈思一笑
賴
見章

黃里就吾土三年
失我常只愁
鸞跡
敢作鷓鴣
昂白竹連
刺披蒼雲
入夜即
何時
返棹
息誰
為問
姚娘

閑居 二首

未許吾人晚夢
吾朝
秋煙
佛前香
有詩
為爰
素
家渴
無病
綠柳
陸氏
方身
雜
蟻
中誰
是我
食
除
蛻

外摠
隨鄉
白沙
翠竹
門前
臥疑
出西
郊向
山坐
臥
殿門
初
應
老翁
方曲
盡
眠
眩
魚
波
舊
種
千
頭
恰
乘
徑
新
窠
小
似
繒
菜
足
為
堪
分
地
主
米
餘
翻
羽
供
鄰
儒
平生
難
至
乘
桴
真
咫尺
滄
溟
去
未
就

閑句景山
補盤
屋承
仍同
學道
君
得以
詩
調
之
發
苦
里
一
笑

人言盤屋似江
洲
莫
對
丞
封
歎
及
余
別
後
耳
根
益
正
始
向
素
紙
尾
乃
黃
初
可
憐
鬼
亦
縱
橫
口
舌
談
邪
溪
縹
白
寺
臣
荆
許
長
不
許
少
何
當
天
子
念
之
卑

遣興 二首

南來不覺西秋
石
質
照
驚
呼
雪
滿
簷
平
日
不
堪
文

飯冷暮年更賦武溪深
取綠三已足慙色自笑一
生弦苦心安得素絲隨
墮里闈鬪鷄走狗任浮沈
八千岐路愁何補四十光陰
老去宜如去只堪摩
首飲向素都益席頭癡
逸時且道生如命何意
在
之取恨逢詩債即上
浮信肉新篇得者莫相疑

甲午元日

允矣昔朕龍蛇歲上
老在憐蟻虱臣僚
與政和同度
嶺朝素已点四年春

春歸

东风定以物正
在雜糞能小市
花間合孤城柳
外園禽聲犯寒食
江之帶新年
空行驅龍
乃还推利酒
還

春日五言二首

啼禽通翠窠
芳中過比鄰
暖迥花明
從愁牽酒

量伸

去就愁雲
鴈浮沈
羨海鷗
安心花片
落豪氣柳
枝柔

春日七言二首

更與何人共
殊寒竹君
時引到溪橋
是亦大似東
郭子能
安人之意
心消
為君小
桃凌院
女室
大杓飲
衰翁
老素不
復談
望白醉
去犹能
愛淺紅

鄭大玉送子魚

便者叔閔太常者蔡靈干傍子自恨須位子魚藏
物理生金毋蟹况凡才刀歎定由何时得劔脊歎
将好素来老去少凌難病肺为堪持此為寒醜

此曹送穷以诗留之

此中多富西浮雲已美居陶比在陈就其真死与
穷鬼自量各以教錢神柳車作别死也美竹馬論
交只汝親前此世癡之五十能將知命付何人

鄭二鎖試五羊久言不還問之廣人之已

失解送海道歸潮矣問之惘然言以此詩

望尖挹取窮能首为秋迺回長其車平辭玉已同歸
间道芝香那後念匪虛早微在職綠親居既驟情

懷款酒陰政年登名似韓子十年曾不補遠行也

沈志賦素白日之不與岳謀今至七十年所
犹初堂不登名於一科考曾不補生遠行

驟雨

黑雲鷺小布白雨沸秋江
入索之極涼傳文之
定乱流鳴决之疊鼓闹龐之
蕪末清風起斜陽觀

海西一作和

江漲

秋未雨似淡雨罷水如潮布政依高岸津喧故影
梅雲陰歎鳩婦池港走魚苗天素良難測前时早
於焦

代查寄鄭二

別後空河似此中難具陳倦憎秋氣濕老怯晚烟
辛涕議乞方尔歸羽覺愈伸淚烟三絕手時後餉
清秋

八月十五夜月

疋緣人望：故作出處：幾歲一相見浮雲寧別
時吟拚鵲鵲轉玩覺更迷離此夕登樓與非閣者
所思

夜久睡覺不復寐感然有感

無後更殘是夜深清於飢葉記魂夢散露沾語香
知月色到秋苦更声臨晚遲平生憎墨在老去亦

立冬後作

响簾入佳境冬來画真長瘴鄉尚好酒昨夜已死
霜籬下重局在醉中小至香西都蕉向熟時致一
杯美

端端羅米龍川以糗糯教十惜以歸作詩
潤之

倒拔孤舟入瘴烟歸來百斛鴻量年炊食未散那
江白林曠滑偏宜佛點亦飽去宜知歎夢共醉中
何至便妨禪憑尺為此長安米看直以車騰幾千

東鄰

即上系多屬端東歲晚以曾酒盡空白蜜已輸仍

節近紅藤未動况年豐
宵極寒梅緩、消笛声夜、到溪橋怪生不似關
山月新向城中、向微招

漫成

雲晴便定破山寒、軟屋低往还天外少、早晏雨中
迷畫冊、尚仍闌後声東後西、何嘗在、所賦、向句旋
出題

同鄭二对建五羊

舊友年来未暇教、正新叔、鄭子亦、邊、邊、歲、云、暮、矣、無
雙雁、我、而、思、弓、在、五、羊、嶽、使、子、叔、先、自、責、重、生、縱
跡、况、新、狂、兒、流、人、物、之、餘、教、可、忍、群、兒、後、誘、傷

東麓

經向不見小羌、憊、怨、尔、不、逢、老、羽、自、入、秋、來、更
韶、潤、却、從、瘦、裏、帶、教、腰、人、同、信、者、傷、心、碧、生、上、那
每、滿、眼、沾、可、是、清、輝、解、煖、空、能、令、腸、斷、到、是、儒

西溪

西溪霜後更沉、恣、淡、上、愁、人、雪、半、簪、市、散、爭、歸、橋
袖、一、摺、搖、不、進、水、潭、一、利、傾、小、酒、魚、鱸、集、味、入、佳
村、酒、若、甘、百、里、源、流、千、里、勢、惠、州、城、下、有、江、南

野望

款、有、澄、江、在、焉、供、倚、杖、清、水、秋、偏、岸、直、雲、截、亂、山
平、鞞、款、知、者、隙、鶴、胸、覺、歲、成、却、綠、搖、落、後、木、扣、白

孤城

獨遊

是日遊於獨迺情知去誰時光新舊歲節物淺深
枝頭攬春初嫩香窺野燒癡田園之物理吾悔
之遲

醉眠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解花犹可醉好香亦妨
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第已便
夢中頻向指筆又
忘筌

故游茂先大夫元祐初為度
安守豪逸者
宦者新刻飲譚笑善陳
是公之流亡唐也

往索之感甲於西蜀自游
吳興後累迂
至秦鳳憲以卒次三十餘
年予生子振旅
遊嶼南相過於惠州作此
詩贈之

唐吳千指錄琵琶故事
枕同蜀叟誇樽酒何人
陪
北溟練裙之日見西華
子歸未以款芳中我老
無
成學種瓜菜里相逢俱
白首班荆吾誰夕陽斜

憫雨

老楚能令異壘豐此身翻
累故人窮至亡每奈曾
孫稼幾度虛占少女風
荒予會次星斗好化時
曾
厭雨生濛山中軟
五柴粮足不向誰
候託寓

贈特士承儀

南得近來氣平和嘉嘉曾中雨日多今日過從唯
陸清宵夢想遠維摩執細未忍捐難助窳冥犹
能飲雀羅好与鄉人敦舊俗矣目哺吸及岷峨

次張天覺見贈款

別公歸去春天和見說清朝士已多
祗捨登門何處更須受記昔曾摩我時傳說重
桐陰去歲成湯已解羅金引鑑湖為故子要
從英主乞三城

重陽後一日從無
舟游定士臺故詩

人養龜從取居

皂河徑雨水激沙
船帳臺根日未斜
三迳就荒絕白士一樽相倚
對芙蓉花已將遠
眺收平楚更遠清

步到永嘉要見仙翁
款似漆清看醉後
落烏紗

和款

無盡

東湖水落露堤沙
舟過洲心藻荇斜
野迳小橋穿竹巷
烟村疎柳間
芦花新杭炊熟
胭脂白活鮑珍於丙
穴嘉飲散肩輿
乘皓月燭龍何用
西以初

江陵逢故人
宋德粹自揚守
器歸南陽以詩

見贈依款和酬

昔別方初節相
逢名素秋
吳歸卧龍圖
我脫陸秀州
霜鬢會角
子塵容帶
倦遊以藏
端可見歲
晚英登樓
走城西別
處厚居正
二宗兄
舍居正
出招与
交厚笑
語終日
歎者卜鄰
之真
因偏買
田江

後作詩

舊交零落半存亡
晚歲荆州尚兩唐
臨別眼中忘小
謝耳未天外有
佗楊預以後日
謀茅地要近先
生避
泚牆舍与無人
教暮夕何能
浩氣少年場

和觀文相公立春日示詩

閑把流年指上輪
朝來七十五更
喜一盃
飲薦秀松
壽四海方依社稷
迤血氣未慄
幸菜冷秋容
犹孱形
暢新清詩小字
傳現交滿座
驚呼覺有神

生还至宜都逢李六

更把餘年美酒澆
英謀前子廢燈
挑地緣言
語未还
止印为在功
铸後銷
款是詩在
孰却瘴
利之魂
瘴亦

聞潮歎西歸
去矣休怪
尾段多多不奈
焦

舟中

去楚及梅落
過變遙
麦秋
改就國
左判作
費於苗
心力
整灘
盡年
光拋渡
休移
香故
山友
慎白
厭
鞦韆

北嶽

雙鬢
蒼蒼
白孤舟
寸
移北嶽
方守
割南
面定
何時
無
交謀
春酌
他村
情晚
炊
炊年
卧江
海寧
郵一
灘
避

何執中挽詞

白壁
就英
壤
忠
憤
良
獨
難
現
生
六
十
化
比
沒
九
迂
友
第
下
在
時
似
曾
中
者
歲
寒
雅
懷
嗟
不
遂
那
掛
死
前
冠

王之隱挽詩

雙鬢猶餘老手金食客多由素戶外傷不救觀中塵
惜此凌雲子終於入幕窈窕人禪前學崔家白崔駟

悼楊陰之承多

忍能揮淚讀豐碑年昔修為我自無一日不齊至此
理正少並下祀他時肯教吳運克成佛未信王家敢
舉思者舊即今零落盡鶻得共嘆家業：

題覽勝閣後破佛

塵侵面如黃金晴雨入眉毫白玉休此日爭看大垂
手遊人誰復小低頭

將赴瀾山感示耕

老具房門地慵便下津車終於嬰世網難作爰老虜

白首趨以女馬袍存起居平生誇好手到此不似疏

次韻種幼安冬日旅舍

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家情易就少天氣甚盈頰
桂玉黃金盡見埃白髮新吳湖梅信起誰家一枝春

次韻幼安白菊

白頭重踏秋紅塵獨立鶴以覺異倫往多已去誰叙
舊好詩乍見且當新幼思疎：門羅雀枕勝繁：冢
卧麟力請宮祠不羨香淋謀歸老錦江濱

唐先生文集卷第四

論

名治論

古其一代之真則為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為忠商
人為質周人為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之施之
政事必互稱號可指也但王在如此之一國之治亦
然故曰周公治魯為蓋之親：太公治齊為賢之尊
尊自是以來謀議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以當世
之治休之激乎面目其故漢書為以難霸自名之者
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至可為
士之心士之通經術知古禮者不為不中日夜講究

治道以遊於世其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
為言以周以當代治作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生
若曰於此是以其慕於彼愚誠不自揆善嘗論之
矣獲不必同要之適是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
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而不用法必以
人為本而補之以法任法其不用人心以法為本
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利而人之忠信
智勇賢不肖至為適雅故任法之要無甚利亦無甚
害而任人之世紀大治則大亂矣周時之鄉不過數
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款不能令之大匠更出造
入遠其十餘年極矣近其其月而已雖名累世補弼

之利亦無妨矣為適之害矣周之世侯改錫以土守
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悉之七郡縣之權不過鞭
朴尔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在湯屏形勢之
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
之量才度德之不任者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
後揭闕子為法也之難為官擇人之利亦無
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文之自相推擇謂之鄉
舉里選之大異於此矣善自國初以素三易取士之
法能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者暗考而明取之雖每
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至大略如此
故周之極燻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

位者以絕人言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宗受命百
五六十年尚海內晏然如一日者他人任法之勤
也若夫李勣為將無大勝亦在大收薛舉繳仇大勝
即大敗之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古之
所以多於成周亦明矣言士方勳德不足爭後人主
以成康之隆言不知國朝規摹重置所以成就天下
之勢其固已如此况獨不知國朝之後不知成康矣
以則人君情言法無心懷之所在恩怒以之生無心
者漢德之已亡者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言一切
任人矣以天下之大利言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
李勣之節制言亦若微之壽勝終不可莫然與其臨

若微之除孰若李勣之持重之任也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素制法不應古禮七十至八九十
文米注度晚矣然言天下之人見即者不見即怨中
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京都之
民始見司隸僚屬班老踴躍父老或垂涕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如與出力
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言後世宗廟社稷差又二
首餘年雖漢之所以後真者不考在是然亦不可謂
若助也且漢官威儀紀若三代之盛叔孫兩為礼
周官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况後古人之法也言

遠民見之如盲其後視察其後起如流浪積歲而返
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恩榮之極在於咨嗟流涕其
以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東服示之
吾知其民不後泣矣以其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
不知利氏之已久故天下於戰國秦攻水火之中言
措之於身全逸系之地不救十世漢內憂多於此而
以養生所以送死所以多其父必而長壽其子孫其
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以有於利其由是現之古者帝
王之與生正刑殺自為一王法而不察前朝與姓
已陳之近世周衰漢末由是現之國亦備此宜其
民常見之熟識之以習其耳目之繫其心自死不得
已者不宜輕有改易安置以自強於民之亦物然矣
總兵之日受其一日廢其二祖宗所濟自差就盡
不在目前不幸而身人憾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
古者以卿大夫秩知守其家法垂教十世不易其在
新闢國室豈降替而國人位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
家舊族而况叔百年為天下國宗也哉

辨同論

為至於全人極矣豈其後足其守統尚之措置以此
湯之措置則以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其教
人如此肩而子主交臂而共政則論子之際其意其
必其同其也矣寧其是乎是就其辭而曰時不同

必若此子論性豈後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
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子敬人故
此肩而子重交臂而夫政則論之際是素是必是
同異也矣寧死是合字是亦足聽焉曰師友不同也
孟子夏子將留子子集之徒則又將所取諸或皆出
於周未不得謂之異時皆安為一於迷泗之間不得謂
之異師請業請教周旋出處存心愛惡善惡無毫釐不
同而此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及論此亦黑白
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後以或說故以為
孔子沒學以無取統一使夫子在學在道不至此能
者則孔子以年二十而六十化指之亦來卒而紀之

曰言豈一語而已矣在且取常也然一人尔言且取
謂者日之言且且取謂七日之言其言說於中且
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如曰生人：曰極其說
之不以同異為誅賞公知大夫之出於時亦亦人
人為為生取同而不以同異為為者愧以也固門之內
父子兄弟相與之言且可有不可能人名笑卜師引
黃子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必寧
而罷哉之由申商之與子也則不能以謂同心同德在
周人所以與離心離德也南人所以止刑賞生殺是
以整齊天下而不可塞異議之口則此所以一也德
而周風似嗟古之所謂同心同德也果謂此耶否不

悲劇是後矣周子之時朝廷之士為不少矣而亦征
之議者稱十夫子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中矣堂皆
小人即堂皆誅之邪夫以周公之叔而十人其以之
其執力足以誅劔群臣之異已也為是陷夫莫息而為
天下生孰敢走於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
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內則為馭群臣正惡
臣雷同而收牌同則宗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
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講哉古之人所以養和而熾同
者慮也

禍福論

昔之談禍福者固常歸之善惡矣然其初可也其

始曰為善也必曰福為惡也必曰禍取報於天也撥
左轉於天下之人憚然曰其能為善也果曰福乎
為惡也果曰禍乎是特未可知之也改不効則其就
其說曰為善也必曰福也惡也必曰禍也其說也
意是禍也要久之後必曰善之果報也待其點於是天
下之人憚然曰疑之君子孫苗裔不肖少矣
曰果吉乎惡民害物者門為惡也其在亦中矣曰果凶
乎是亦未可知也改又不動則後遷就其說曰為善
也曰福常多不幸曰抵禍也或寡矣為惡也曰大染乃
禍幸曰免也亦時之君之柱是天下之人唯能曰矣
今所謂常曰其果多乎所謂幸不幸也果少乎是亦

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言報不効則民益
解。作言禍激之禍。生言曰為善以反。為禍為惡。以反
為禍。自誤以素。嘗言是說。然謂道也。豈是為禍。字務
依陰剛。不忠不孝。出豈是為禍。字其効。亦不則。美也
素。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於人。二者不相為謀。如
五星散以言。五時字相值。人見其遠。相值也。言遂引
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美也。善或為善。言禍或為
善。言福或為善。言深。然無言禍福。其物惡也。亦如之
不為善。言為惡。其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字補子之
言曰。修其善。出為善。人修其惡。出為惡。人善惡之報
惟是為言。證易稱積善。德慶。詩言自求多福。聖言禍

善禍淫。孟子云禍福自己。求之彼。求之此。有為言
能心

辨蜀論

自漢以來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
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常言蜀字。是時王
即按邯鄲。盧芳。按九原。劉永。按梁宋。隗囂。按秦隴。而
秦皇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
字。是時曹氏。按河南。袁紹。按河朔。袁術。按九江。劉表
按荊州。孫氏。按江表。而公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
數。何獨蜀也。以王。嘗言蜀字。是時劉。隱。稱南漢。李
榮。稱南唐。朱。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商。王。憲。知。

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漢古以謂蜀者劍
閣之陰白帝之隈是夫不乾美者長江鯨者成臯趙
者丹陰燕者飛狐秦者嶠函天下之陰者甚於蜀也
矣而漢古又謂蜀之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乾
史獨秦地膏腴謂之陸渚者且魚鹽絲麻穀國最爲
強雄楚道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美人鼓鑄傲堦通
天下天下之富者甚於蜀也乘江左寇盜不止於燕
繼山東藩鎮十倍於荆閩甘陵之國難拔於均順江
津之謀易收於邊者今天下正子大匡長慮却願推
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亂之此其素則是矣而獨
施於蜀則吾不知

正友論

度公之於以明友之故察其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
輪去金於虛矢以塞表而君子不以為欺鄰說之說
其友之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除其友為之陷也
陳首濠宗維祀而君子不以為恐知此之義能後可
以去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叔為以內其宗族親黨
日夜相與思慮計議其為以內國宗社稷宗廟之勢
為此以而父又劫掠其負為如何又安得捨而重以
金而控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有豈生
是耶以德之之鄭固死衛之所以存止而德之之子
濯孺子又死鄭之所以強弱敵之而進之於又國子

之墮也者之言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
所謂一鈞金與一與相之勢也何以呂祿比之夫
莫重於金莫輕於相此雖三尺之童之知也至於
於世之中又者經重焉則死通孟子者不能叔之矣
孟子之重也未有道之也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子禁
之後皆以得已之事既誅其友仇後殺然自謂忠於
朝廷而此亦莫不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受
而相證再受而相告三受而相證讎也豈不愈惡
哉嗚呼名教之多言賢深之於矣惡不深考尔君父
也誅其友則此之何曰窮之禍大則誅之能其可救
則救之可燒則燒之無能其辨之不可則辭於其要

之不可以執也友為不善則此之何曰窮之禍大則
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也則忠
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
其友其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其害死人之取於
世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之所以愛之也亦且道矣
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以生不忍之
甚欽孔子曰以孝子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則去
也其相生法之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
夫婦則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之君臣朋友
主義則亦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故聖知
人臣之忠也必於朋友而况之寧是賊害其友而所

忠於國者多矣乎是物理之必不能去也以其心要之
以遠之也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之
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也三曰世嗣生一曰師
生所以為教也五曰抑其一曰友

察之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
引義據慨然從後偉矣而禍亂激發奮然以從之
至考論其心則臣為國計也君為身謀也其不可不
不察也今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遠患於後此臣
必勝之勢彼君必敗之道是慮熟利害之形了然
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也

身謀也張華裴度是也天下改平謀臣循將以侯就
第杜門却掃無所用臣亦則瞑目扼腕爭為用兵之
說度歎且以騁其智勇而歸其素氣若此者為身謀
也國計也臧官馬武是也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
無所候俸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利於兵革一動則
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以求其利若此者為身謀也
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也收宗祿厚俸而羨慕惜之
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利也則必建開邊之
議以中人主之利以久其利若此者為身謀也國計
也楊國忠是也前侯故將失職之臣居器憂思者
以撼動其利而議邊功以希後進若此者為身謀

礼國計也實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効未
若人心未服則未嘗不曰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
若此兵為身謀礼國計也淵聖温利孰是已嗟乎秦
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
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而不鑒却可
不戒哉

惆俗論

自古禮侯風俗小大為崇不與生國相稱者其及也
膏壤二千百里則其俗闊而寬緩而多智金吾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為強國則其俗同素深遠且古帝王之
遠風却自言洙泗之間與於者楚國小而尤狹則其

俗亦後雖與之禮最今天下大矣竟深三代之比是
不至於此之生也固年之取則目之取則作之節其
其壯矣言風俗之大不足稱之且是皆禮俗也
一子勇以人材為本士大夫是時交識多清警敏
且能矣至於治道通大休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
任者其未可多的是豈無且也君而不官於時今之
是言其教皆信物然故礼天下所以治礼安危而士
之取之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礼然且是皆於宗廟
社稷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
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常康矣皆是也唯恐
其既尔形勢能者不同年者日曆非甚於遠而更病

其後是必且說矣多聞江海之水必且吞舟之魚通
邑大都必且千金之家以四方苛里之國而此以振
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在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
身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七可字建武承平之治
未必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也正生小兒傳曰不
知生形視生形之七百工之取法商賈之取鬻士女
之取服七日差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
此如生形即古之化俗也其可安善邪其可安正也
惟此之他心獨患小爾不可與之大字

議賞論

刑賞為用者矣自堯舜時已且是後之夏書居之商

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曰孔子孟子亦取焉以為
上意取為天下靡然曰從唯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
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是矣何至用刑賞於天下
為子民者其性命之情也自有夏商伐國之舉盤庚
涉河之後曰重賞以募善痛切以懼惡此歟民禮也
之東王也之取深惡也揚子曰民可與親而不可與
親刑親則純親刑則亂以重現之寧獨刑於刑賞
皆不可親曰賞為甚秦法邦一首賜爵一級曰秦人
賜爵五十室曰九方是之時宗室死其不得附屬
籍曰氏死其不得受葬華故商周以上乘海其鄉
人即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親刑之弊至於秦

而不知秦仇。之收正皆親賞。亦高祖以金幣。爵邑。收
天下豪俊。此可與劍業矣。不可與守成。而與立。可
矣。不可與善。仇何利。此君子之所謂也。宋牼一
云。及之。君子思懼。安乞。以為不可。則以現。以利誘天
下。得乎。漢道之雜。善治於此。是術必施之。中廢。猶若
有理。而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禁。師必以賞。教為
之。至若群臣。則曰。用死。而款死。用德。而願善。謂之德
者。善者。思。此存。而不指。謂賞。而已。不言。教。此以士可
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
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是。間。矣。世。稱。伯。夷。叔
者。適。周。生。拜。旦。德。見。之。曰。加。富。二。等。就。有。一。列。血。牲

之。豈。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也。武。王。周。公。豈。至
是。哉。生。誠。以。此。則。生。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
士。徇。名。不。察。生。而。徇。為。以。以。一。切。以。利。嗜。之。豈。生
志。哉。是。漸。也。施。之。士。大夫。就。王。理。考。施。之。大。臣。也。又
過。矣。昔。王。原。天。用。軌。在。定。兵。解。此。鄭。之。國。漢。卿。為。之
請。身。以。孫。龍。曰。不可。王。楚。天。相。趙。亦。其。東。城。死。以。有
功。也。以。親。敵。故。也。其。受。相。即。不。辭。割。地。不。言。是。功。亦
自。以。親。敵。故。也。有。功。而。不。受。其。益。以。親。戚。受。城。子
以。國。人。計。功。之。言。可。守。也。以。龍。為。知。言。也。同。尚。侯。晚
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鵠。邑。皆。不。後。楚。秦。其。所以
自。待。也。季。矣。而。相。廷。以。受。之。者。亦。後。王。係。漢。世。果

臣唯此為近古

唐先生文集卷第四

唐先生文集卷第五

記

遊城王臺記

政和之年春去南遷惠州道出番禺明日与左遊越
王臺：按北山石為數百尋南臨小海而漢溪橫浦
祥柯之水涵濶於山下左右瞻顧則城中諸山不日
而自臺却立延望則海外諸國盡可覽勢昂於梁漢者
霜之間去遊天下多矣望臨之勝未嘗先於此也此
臺所以歸於千載雖廢而不毀也歟世之此臺興於
漢初廢於元鼎之時以去現之不能若樗里子之葬
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矣去墓至漢興魯宗

宮在午未未央宮在午西禮極史記秦昭王七年歲
在辛酉樛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魯宮成八年管未
央宮是歲於邠上距辛酉實一百五十二年世知二宮
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樛里子固已言之
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孰知城邑宮殿從
以福業生此亦虛語也凡物成就亦在一時之取
為至生受滅亦在一時之不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
其所以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之而後也若樛里
子其蓋是名曰道教波不過以教知之耳蓋事物本
於道故道教知之不外於教故教亦於此之戰國之
士夫抵皆深於教故知未多如此至語云而後來波

亦不於之之曠物之廢與物矣吾何足以知之然於
廢與之理則吾嘗論之孰矣豈謂然教至如士之亦
以成敗得喪波亦且自來矣豈云二者所能叔之哉
正月初五日記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造日搏膺可以
降霜怨泣可以鬆城浩歎可以來石而况於得道者
乎此安以陰翳氣也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
神之進又如以我名遊羅浮至金精寺飲泉而甘寺
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後以
每外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

教尺自是乃井山中造之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
南之自崇以來未足紀也夫師之為人誠不可
以知然吾同世間者皆心起而後生之豈道未
者不用定慧而大定則深全慧則流通以深全流通
之精神而教吾心起中物如父之生子與之生且且
必得之勢而見於此大特示足多心或曰前查之士
如孝廉利猷茶之徒皆功者進取之人以成敗為貴
為心正精神之富不歸常人可謂鳴以吃飽多為之
湧溢而師無異於內理也曰二人其皆一時者臣左
氏所謂同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強城之中感
舊激發於繁死一生之時其用素至到與精進一併

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乃之艱勤
化若師之厥指目安既捷而且逸心嗟守之不立
也我知之矣夫素耗於思慮聰明流於祝嘏則精神
兩感不以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以有於物前能全
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象之柔雍容淡笑之間堅
在而安瀾柔者可受激而躍上而獨不為之於人守
者是以知天下之有無不可立於年月日記

游湯泉記

過水北十餘里乃白象山山以十里而為佛照院院中
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心二泉相去步武
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潤適

可浴素山之出二氣者為浴其計或說炎州地性
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濕初不
向南北今臨瀋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能水未必皆
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
濕則硫黃之論亦未為得也蓋湯泉在天地間自為
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是待然後濕也凡物為水所類
而水性尤耿介焉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
化生類則橫絕徑過十字亭午而不知入故二氣之
間不特空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也吹
氣為寒而氣為溫之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瀋之
水在剛之天變時最為知名思幸寵遇震動一時然

自是以來是地口被六絲二矣此氣出東南百里外
北山僧野叟之亦遊括則騷人迂客之取滿詠而俳
徊也寵辱何自而垂哉為名計其在肯以此而易設
乎同遊者三人

佛迹記

巨人迹者若干者三肘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
西散印於巖石之上深者二寸許前此未有稱也近
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稍傳於人言或亦以為佛迹
嗟此真可謂異矣自漢武帝時東萊縣民亦見而因
日語者是時天子亦詔人為長生不死之計厚留方
士唯牛所取為李廣結髮觀國收三十年不取取者

道之五利为东通侯波照晚節形为中即出入禁闥
不可得而公孫卿为中大夫郎第玉帛金錢車服之
賜榮如死極而甚此乃至为主夫利之取在姦佞從
之故者世所謂盡法室與仙人造之屬大抵皆詐也
此迹出於炎海之濱眩昧於黃茅白蒿之中以故不
由世仇取而難知亦莫之貴此世所以為異以則凡
物亦可以得之則况是偽否不亦可以獲也乃真尔謂之
佛迹雖若無取考然姜嫄之多詩人指為帝武被亦
其取考亦不過以理知之也夫玉嶺之南瘴癘之鄉
民生於空間其險已倍福之放逐居此其又皆罷廢
之解故其全出此以難信之調伏之此理亦無足疑

北羅浮比年往之有異迹于拇至數寸而柄禪古亦
時：見之得死疾其愈刻而救其不乃不力歟不徒
何年多且數尺

寄傲齋記

吾福居惠州掃一室於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其指而
笑曰此亦取陶淵明之號字子居東師時所嘗念淵
明能念淵明當不至并逐之改至此然後區區撮寄
傲之託以名室所居而見素古晚矣每及此吾愧謝
曰子素成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良園中時嘗考
論晋宋人物至淵明傳慨然有感於吾心時年三十
便星歸頌之與求田問舍親友皆怪之自是以素愧

仰十年雖未即去然曰園之未未嘗一日不繫于心
而歸去未嘗一日不視于口頃位持士自以出
實改不與隆替對曰是拙直又不能從英俊遊數
懇承和亦西南一友以歸差將老乃會亨禍作以故
不果嗟乎老志不就類皆如此今雖云誰後信以
信與不信此後以君願想鬼神知君此心爾雖終身
之遠四十尔天死吾於此守後以吾我後不吾死得
脫清籍以歸則吾將以三十餘之身旁淵明之東園
吾名之以日涉之園門吾名之以常園之藤林吾名
之以飲之之林谷吾名之以消之之谷壑吾名之以
窈窕之壑丘吾名之以崎嶇之丘豈特取寡傲之德

名一室而已哉惟詩不近淵明雖近亦不敢作獨得
字語盡飲酒之趣亦足以了一生矣叔之桑榆犹足
以補東隅之失心傳不云乎人之取於天必從之在
人豈歟我記年月日記

劇茶記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日予和與劇茶于家傲齋
予為取龍塘水烹之曰第一品以某為上其次之某
則人取所齋宜尤高曰又次之能大較皆精強善嘗
以為天下之物宜以不為不宜以不為之其富
貴有力之人或有取不能致者貧賤劣尼流離近從
之中或偶然獲者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虛

也唐杜李衛公始領忠山名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
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幸明
堂教齋之夕始以小園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
試至仁宗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園鈔要之
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區倘園不可
知就令識真已允活之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
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堂後至
茶之式也吾提瓶走龍塘每數十步此亦宜茶者人
以內不撤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其不敷日可至故每
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罷廢之餘上寬不誅得與此
以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

孰與烹煎千里之在澆七年之賜若也此非吾君
之力歟左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直愚
民尔豈我輩謂耶是宜有所記述以垂於左也之
濟云

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
與攻之搃戈戰者數日炬火至數百人而象不傷現
致噪以助勇士亦以千計攻至皆逸逃不進之監稅
蒙順國王邕州邊人以撻捷自矜短衣躡蹻換數十
矢射之中項背如蠟毛象應能不動徐以鼻卷去最
後中左身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

朱象以鼻鉤而膝懸之於地蹂躪之中漢教走象亦
後之引去少而更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骨腦皆
流腸瓦矣其時方食肉之投筭歎息嗟矣其象乃入
城則鼻之所觸蓋之亦拂足之亦蹴蓋後其色屋后
民聚流也其為象人批難可以一身死之此者所以
歎之於其間交趾捕象之用机斧未足直決其老當
激生形矣其立如產其卧如堦其以如舟是豈可與
力競之哉為人長而謂愚矣此者所以歎之其向
矣教百人其叶心戮力者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
既全不勝猶當不至於此之者所以歎之雖然古
之不量其力奮德之之忠以批難救人為已任之困

於無助以垂憐首批骨腦血流腸瓦其亦其力勝
教此是老而無成其皆是之以獨此哉此者所以又
歎之作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伯陽南嶺史記後三百年而老州伯陽為柱下史後
以因以伯陽甫為伯陽則二人為一人矣范武子嘗
士今之有古今人表置士今於中上列范武子於上
中州一人為二人矣豈惟人龍龍目一名差智而差
智龍龍目龍目出汝南山谷間味甘差智出西域味
辛而廣雅曰差智龍目也州二物為一物矣枇杷梨
橘一之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蒼甘橙榛枇杷檳榔

亭柰厚朴則一物為二物矣夫父祖之子子孫之不
及知州里之物者舊屋不過賦與現迹千載之上數
千萬里之外者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
城南李氏之山園之山下數十畝中木葉實無取不
見之龍目之橘為物盛者兄弟甥舅每日不往來道
遠於堂下而笑舊說之謬者嘗以此伯陽南苑武子
之少而為之歎息曰吾生多矣後世知吾是園又亦
有當遊戲於此又知其述不所以不悞之學也子百
思之云云夫知吾是園之當取取云

東廟記

廟中神像二尊一介者據劍而坐其曰吳祚王其一

烏中紫襖瑞笏而坐其曰秦氏王現吳祚之名疑南
漢時所奉而不故述以為法其差無所考之者始至
惠州寄居於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
夜星燈燭然里人曰此亦東吳廟也其間之竦然禱
者自是感於精神發於夢寐者不一以應乎近世故
不特進量之要之靈也卓然者不可不信也然吾嘗
聞之易矣凡天道之所虧者地道之所流愛鬼神之
所禍福與人之好惡大抵相似也今以無狀不肖獲
祀於吾邑於中原之大無所容其軀之竄伏於五嶺
之南羅浮之東披荻茅而居者五年而後歸則其見
鬼於人之所謂極矣方是之時雖其之心亦後自鬼

之神獨春：如此素其鬼神之中亦有異好其字抑
亦捨其迹而求其心憐其窮厄而免其罪戾亦如
君所以寬而不誅已棄而後收之素字不徒何字與
易相反神之感德始於神江被於潮流數百里之間
故神江鐵步水東皆至廟而水亦廟為特感然皆不
在祀典故或起以為後夫以祀典而論鬼神以禮
闕而論人物也便謂之存而字此亦無足疑其政和
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自山度某記

易卷記

莊周陶隱居身於注周易本艸孰先隱居曰易宜先
者曰山心隱居曰注易而深就不至殺人注本中誤則

有不得其死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否之說大異
蓋六經之教治之本艸之誤時決疑獄則國論悉引
經術而豈謂故曰易之教本中取以辨物六經取以
辨道道也物之所以生納於人之取資以為生一物
之深就不及其能道術一誤則無後子遠矣前古儒
臣引經誤國之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本中
誤豈至哉注本中誤其禍疾言小注六經誤其禍
避言大隱居注本中矣故知本中之為難言未嘗注
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言不可專易如此者以不服藥
為中醫此之難小可以喻大者用易不審陷禍歟死
亡身聞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後幸此記二本

其一以自說其一一以實二子言年月日記

大鑿碑陰記

曹溪大鑿禪師碑元和十柳之州吏治空申蘇定武
書前書老辨公立石至崇寧初此碑坐累毀去之書
老和公更書之刻之庚子曰大鑿之道不以文之重
於柳州之文不以字之隱顯辨之以大鑿之道柳州
之文定武之書三法相合以成此碑受者書者因字
以求文好文者因詞以求道生者素以為更相發明之
不知其適足以相累何則志於字者不見字而不見文
志於文者不見文而不見道其在厚內更相發明德去
其一曰二古皆病此和合之患也七子後以柳州之

文配大鑿之道題名前曰書畫之異也其能免於所
謂和合者哉難於其間蓋且理者文集於字是字而
以文道寓於文是文之能為三法難和合作相如差
別雖愈合為以是難去之視存耳經合為同然難止
之極自為也改不能相為用矣之為能相為累哉和
在曰然請書之云其刻之碑

唐先生文集卷第六

傳

資政韓公家傳

韓公諱粹字師廣相州安陽人魏忠獻王之子故
丞相儀公之弟也春秋之世韓獻子有大功於趙故宋
有天下而韓氏為特盛忠獻王親勞於天下先朝為
令世選韓氏子孫一人官相州故公弱冠以進監相
州酒稅秩滿後監相州倉儲遷國子監光祿寺主簿
衛尉寺丞從幸京師常平等事為重司勳外郎轉
伴北朝於天寧節又充北朝正旦國信使至上印位
儀公孫左僕射公隨視改少府少監遷吏部外郎

馬外補以陳州儀公罷相公亦罷郡主管嵩山崇福宮五年許自便主管西京為司御史臺駕幸真武禪院者必託韓氏子孫在使議者悉除之未幾主管南東鴻慶宮丁卯夏服除拜光祿少卿上享原廟攝太常那據侍北朝賀天寧節人使使還賜出身拜秘書監二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假權定州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知定武軍府丁酉還朝拜工部侍郎主管右選亦外補拜新園園學士後知定州年五十四薨於中山公名重北方丁酉於契丹故聘使往還公未嘗不在其間丁北道得帥公未嘗不為送首其契丹心王師方西征虜素不自安公以入境皆交以問

西事公對以天子有指不敢及臣他公既慎重其事不敢縱言之虜亦順德其意不敢後問之雲中報送檣箱多例如有父不肯拜受者藥酒皆及後論難卒正其禮以所守之不以物段銀虜主戒報中勿坐多公射於館中虜主乘小車以臣孫現吾因解鞍以佑射且命煮工親之以賜臣為遠人取茶如此公為佑即其拜之矣却之改為最勤臣殿大拜者三言官武之政為最逸差吏初不四選之佑即右選至為難况公承積弊之後釐正舊章遣決滯務增撥廢置三千四百一十餘戶變為熟田先後悉置請濼化為驩豫上聞之嘉之公進秩一等復受黃屋差所謂最勤

其如此中山魏王儀之舊治也遠民故老犹存其
聞之作者清堂因已感慨言之之撫軍治是悉遵先
老規摹故雍容謀笑每能施為之軍府肅然所謂最
逸其如此余嘗讀之奏議以考其為心大抵以愛民
為本故公知陳州作獲城堤自是無後水患人至公
復之能至宣武時議其於決濟沁河水注塘梁中
許保州永寧之間作限水隄則公極論其不可惟公
在宣武時所訪以備邊之計公畫四策以能善為先
務然河朔均難則公後至而不從所謂以愛民為本
其如此余讀公奏議十卷不諱致仕後起免追取
以恩典以勵風節嗚呼歎曰大哉公之忠獻之風

矣始公見魏王父世人以為忠獻後出而辨小魏公
非宗哲宗亦以是深器之能終不至大用故余亦查
止於此於世以忠獻比周公思公與太公望也考
史記世宗周公之子伯禽太公之子呂伋皆離殷庸
人無事可查而公之後凡忠忠同至燕惠侯後
稍見於史則余亦取書如此之可謂不忝生世矣
贊曰公子保之謂余之愛公在宣武時言說公取
函燕北史公折之曰國家養者四海寧少此彈丸土
邪此方每事百者每事兩朝之民何以養生何以送
死何以子承父母之養育子孫猶之其冠準而成
之其以心傳曰仁人之言也利溥哉公所謂仁也果

誰歟我公孰能當之

陸渭傳

陸渭魏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交費甚相與
已而壺子仕太常商君主爵都尉通顯矣而渭方辟
夷州為後子壺蒲上既曰臣等止狀蒙陛下器使待
罷九鄉自就曰天下無主自之同升則死但無以副
陛下傾竭之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魏城陸渭其輩世
莫於洲中為人以為剛又益虐以為柔又且立文雅
醜諸紳為醇儒主論全身保家活國安天下則又如
謀臣策士往時表盡於吳王騎日久數陷害二千石
盡用其兄子徑計與渭厚善華歆等力為脫席口以

歸於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魏臣劾見潑族呂次說
陳平曰王為相非治者也從渭戲婦太后問之私獨
者曰平乃以全其宗此保家之勳也河間獻王修禮
為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命渭作示曰河間幸無他
此活國之勳也曹參為相國竄盜以百數參悉謝去
獨召渭問計連日夜說不厭相曰我感王民間作畫
一之款此易天下之勳也臣聞王身尊有德進有功
大謂改矣至曰又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籍
昏聚會渭未嘗不在中間功勳不為後人言位夷州
後子滿也置臣等止為上從生之言意壺子持節乃詣至
吳上歎息是日相謂光祿勳陳之丞體氣侯食千戶

謂歎曰生我於天地成我於壺商之二人收為謂以
身下之能上為念謂抑并召二人謂卒後錄侯子淳
嗣立曾孫離不肯以是察國陰階改沒二人六斤跡
不復呂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辯說游於邨間名聲藉甚為
太公大夫以壽終言階後以德業位凡邨賜爵列侯
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居天祿哉

贊

羅浮二真贊 并序

曾祖川化之三十餘年華道嗣始素羅浮之山中人
知生雜川之不知是道用是羅川流為郭樂而面居

山燒煉其生其教非靈其存言也前平日唯食肉
不數百澹多取為以故後此矣以言考陳邵表宏難
作道則發然宏堂為羅浮温神凡錫文矣此在堂質
後齊世外多言贊文亦後不見於世道作二贊查之
山合言不歎其堂以破後代之好音云
江左日隨無後池難知言不焦融能南祀郭岳幼見
雲仲舒堂豈有識知亦後瞻仰去緣外母遊居羅浮
豈以乘故言儀去而成就大家恒以小吾與樂游
如狎鷗鳥

右贊羅川

世人於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口如牛嚼玉人忘物

劉柔一致于祝食石如嚼餅餅北平飲羽出於無心
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才而識生理庶幾湫之
以厚生齒

右廣道開

張曲江畫像贊并序

大梁四年冬冬南遷至曲江生故老為吾言唐開元
中平盧帥張守珪遺偏將及祿山秦車京師張文獻
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
兵襲契丹大敗而止失以策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
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矣
明皇奔蜀殆微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奉茶以糴

史驗之良能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度人如州計第
此割爪輒無毫髮歎惜之深一胡雖若拔齒非此內
理心方是時唐祚將衰就餘孽存之存一切倒置陵
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滅絕收壞張珪之婿也
而先叛永玉之子也又叛太子起兵吳武則又叛雖
激祿山唐祚未必不真之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
嘗歎公沒朕不後周忠之正身公存吾知吾之不後
用矣公平生論多至多之於公不用尤所痛惜也凡
訪公故居而中唐衰微之子孫以公之遠風餘烈時
方迂作勢者取未暇獨以公遺像流涕而贊之曰
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得之坦然不疑也者王

彼之於雖不可考晉武寵之確然不後也莫親於
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旦取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况
於疎遠乎然則公之不用固宜也嗟先子則未
位已多而後則無及前世之敗未至不由於此也
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嗟咨也

銘

卷二 橋銘

吾聞九卦主困之云云曰羞以與利也何哉以為
自利耶則允而以為德之裕以為利物耶則允而
其困之時數以向易艸易師皆不領政和元年滴居
鵝城川暇日遊豐湖偃仰於橋亭之上閱其款識欣

然曰笑曰吾乃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於兼濟而有
取謂獨善於彼就曰已心願力不足耳方且不自已
之時而適有毫髮便利可以羞人則雖勞危九死之
餘尚不可以致力彼未有棄而不為也都無可為矣孰
思所以為利於後代乎况於滿世亦將得之矣因
名之曰羞橋而為之銘曰
過者曰怨至燕曰微一毫之情已過則移真怨不後
生死由是云何能德者本取致多現此橋日度第橋
積日計之乃磨莫數以勞若時作利濟子乃知困中
者羞之義

史南壽墓銘

邑人史南壽以政和七年戊戌卒于家年九十葬地
以至孝鄉善醮里山池之原卜葬日以十年十一月
己酉於是遣史來請銘曰

公之系	太原史	九齡名	南壽字
鼻祖灑	射臨邛	屬庶末	不後亦
居古鄉	為茂姓	自是茶	丹稜令
曾祖程	祖正祥	父大同	世為祭
州甲第	名上田	產鉅第	僊指千
公少時	習於富	指金銀	以蠶土
朝游淮	韓王孫	暮過誰	左阿君
居擊鐘	出連騎	感言氣	亦生理

時改異	事不同	為差落	亦屬忠
身因約	氣不衰	海笑腹	伸談眉
里人子	喪兩恒	尸在地	貧不舉
公聞之	時方食	藥七年	起大息
立解衣	易得錢	親其孤	眾翕然
調棺衾	具飯舍	時畢集	尸乃歛
性嗜書	多所藏	尤善醫	受禁方
公為方	殆天白	消生	祀死綿
不為事	放意窮	少未就	以壽終
壽幾何	七十九	陰種誣	莫知教
詎改熱	獲其誰	娶王氏	生兩兒

去易簡	去故人	有氣節	能苦辛
沈以簡	尤水畏	學已優	時未仕
女二人	皆已以	宗師錫	泊孫京
孫男一	孫女二	男者鄉	女幼稚
完故鄉	為北嶽	進充罷	判後昆
山在銘	文百句	勿三言	信篤古

先父墓銘

先公在議居子五人兄居長也少時愛書為文章治
易春秋皆至不洽者老益量載已言病勝不為
其力以學能天資孝友而立其結人於正更力學
以六不過以此元祐三年秋先公遊瀘南尋兄弟持

西番於丹山兄夜半蹴予曰吾夢叔尊者祭之內亟
未二字以心泉為無佗字吾心動矣汝傳几筵者
趨瀘南首尊亭未有以症兄傷曰吾決矣是夕衆懼
黎明走洪州將俄舟曰江水盛怒解檣數十里舟
居岸皆相顧不動兄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
中喘以厚利不諾兄跳入楫艇曰此僕友解維漁者
不約已後之用二日半至波而先公果病甚以兄大
驚泣生所以素兄具道曲折先公嘆曰天告汝也
日疾少間兄具大師服侍以湯后數日疾後作遂舉
嗚呼方是之時兄孝之以通神祇是以知我乎神
下勝言載天符二年冬弟處以黃華華藥獻臨印

連見臨邛并概之凡時吏治年掠治在定當之空詞
確然不及屢以故獄久不具卒合赦除之生堅惡如
此見性真率意漸傷人多易之重是乃大服以為不
可及嗟字者少久十五至五至二十五即去為患四
方五年十冬乃一悔歸不過旬月後去此生中家子
急獲子字然其大節可此來見以崇寧五年五月二
十一日卒于家而後不即葬殮德於十月三年後
歸骨于某村之原時政和八年十一月日也後曰
吳神職政的佛始也時之七古羅氏在也望於魯五
十二歲年歸夫夫人范前物政英利其嗣以范附男
子二歲後一女其業滿後一就寔墓用諸亦為誘後此

參之考原素

無罪錄

船娘名幼女心政和五年冬歲惠州次秀出縣舟塗
浪亭之女於是字生明年至江陵寓居於沙頭而女
於是字死又葬于鷓鴣古之南氏生七以十月初
三日生死而瘞之也以五月二十七日此居人世二
百三十星三日生得瘞之心母黎氏持而歎之曰兒
玉心恰我其之字也即生語之為銘曰
六二如谷所以此玉終我作福未幾而毀于梳

黎氏叔屠銘

伯女黎氏楊越人八年隨名歸汝濱于南北歸至江

洋一疾即死不及伸月寒而午日壬寅葬之未可攜
墓目相盾于此君子存所以識之考此文

唐先生文集卷第六

唐先生文集卷第七

三國雜事序

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中間數千百年正統
偏霸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
之邪史亦未有不盡其國編其有三國志獨不統制
備公子和繼四十餘年始終編法未嘗一稱蜀也稱
蜀也流俗之說身陳壽熟其正編法其似稱滿魏晉
之私意廢史家之法用其如此則其取者善惡褒
貶有奪不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為蜀魏五代稱李
璟為吳稱劉崇為晉矣之五代史作南史東漢世家
未嘗以吳晉稱之獨陳壽如此則其善義例真徇好惡

耳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三荆公曰五代之
每立采女如月是昭公三國可考多也其志為陈寿
取壞可更為之文公然其言竟不假作也惜哉

三國雜論篇上

法者丞相為後主馬中韓管子六韜九一節
此子其表孔昭不以於術輔身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
韓之書其謂不然人其不同於亂守文安以智略為
先後主寬厚仁義禮是也餘曰其略智調是也其略
當時激其威以為後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表輕重
慎叔衡申子穀名實韓子引德墨切多情施之漢主
正申其病矣樂善善惡與以時病為功其金良樂與

疾不相值亦後何有補哉

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飯之德雖此
之怨無不報後或言生太僕亮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進退狼跋賴孝直為輔翼今翻能躬
躬不可後制如何禁止更不得以生素邪孫
盛詳曰威福自下止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言
極其凌辱也荀元之之於益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意雅之故至原平原與趙王以購魏
齊之首李廣謀霸陵射上意自如武帝詔回報恩後
讎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後少疑哉國初鄭進為山西
巡撫氏所進是奪生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

曰小民今曰吾貴臣願不可耶驪出之曰三人也卒
皆為以賴國古之英主而以後主豪傑彼自之素義
孫盛而見也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
殊勳荀彧稱曹公具師東為朝廷君子愛人
以誣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憂死論
此曰或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

運後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之代晉生志壯導
周尔曰桓公遂有齊禚之志文名任曹公平書徐
平許汝平河朔平漢南生志壯導漢耳曹公遂耳

九錫之儀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後詞以拒之
文若知九錫之不可許也故避詞以却之管仲幸故
淵在御名上漢生說以全勒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
用生說以成帝國之禍究生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
豈不同耶論也何乃孔之

華歆郝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為一龍歆為首
原為腹寧為尾龍喻之

郝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可
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搽兵歆勒兵入宮收后后
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登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搽
雖姦雄能用人各當生理方是之時甄氏群臣如董

昭夏侯博奕詞程昱郭嘉之流而不少是以辨於何
至友款為之款果賢耶搃決不敵以此友之以此多
搃則款決不為賢也陳壽作原傳稱少与管寧俱
以搃為稱初不及款至作寧傳又稱与原款相友寧
三人相友与款獨無搃為字朋友出交不省理宜有
之搃為不同則和可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也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北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
即位既已踰年吳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
不克是歲保境不動和孔明說先主以保蜀荆楚西
和張戎南極夷狄外交孫叔向修政理天下君臣則

道上將向宛汝言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孔明指議如此至是天下寧否安耶言遂召
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曰時：戒門下趣嚴州
人問曰昔者公之禮命五至而君不臣今曹公
又一來而君不臣及何也時笑曰此孔亦
所知也即隨使去到軍

或曰曰時辟聘於袁氏送辟於曹公門人怪之時笑
言不答以也曰難之心者漢以帝同於榮良曰先帝
召卿不至及送驃騎遊那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
尚以禮進送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尔時之用

素羞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時可曰不為曹氏刻
急故時不取不乘乘也恭義故終身不受曹氏時難
不云云在生中矣

曹公定鄴初袁紹奏災之流涕孫盛評曰先
王誅賞將以懲功而盡新於逆臣之塚為政
之道蹟矣區怨友人前若而配稅驛齋報義
無虛洋道乘好德何災之有漢祖失之於項
氏曹公遵認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刑人於市下車而哭之况刑受命懷王約為
兄弟而縱手操少相反善同起予而紹五豎之手雖
道乘好純至於相傾然其以公義討之以私恩災之

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名曰少
哉孫氏之論允但解學之善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
劉禪位於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位踰年改元之章武三年五月改為建興此
陳壽所以短孔明之以此現之似不為過古之人君
雖立者未即位也明年正月以即位之禮然後去即
位之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之不亦
可乎故曰不為過也古之人君繼位未踰年不稱君
故子孫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
已稱君矣稱之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春秋之時

未至一年曰二名如如隱公之末年改名之為十一
年矣不可後名也御名元年自紀元以來者一歲
曰再易也矣者一歲曰三四易也矣皇後以二名為
嫌曰不可字故曰不為過也此也七之所謂
元年与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也某君之一年也故
必踰年之後稱之如前而之後也所謂元年也某君
之一年身嗣位曰稱之可也踰年之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与備
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內將也務多生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
前代以六十萬賊楚以四十萬懷秦唯王翦攻籍二
人而多二差辨七狗韓信然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
有以老也括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
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
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
中以百萬敗於壽張衍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
九十萬敗於遼東唐中愈多生敗愈多然犹有可勝
也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後以水軍六十萬
綿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船相接故為敵人
所燒大甲也飛故燒死也哉此兵多為累之明驗
必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中則九軍六十萬皆
以高祖祖也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是敗七

國直

曹公征下邳禽關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
心神無久留之意其張遼以情問之羽笑曰
桓侯曹公待我厚然豈受劉將軍恩終不可
由要當立効報曹公而去及羽破款良曹公
知之必去厚加賞賜相送去還拜告辭歸
先主於表軍左右誘進之公曰彼為何主
勿違心

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念其主可謂賢矣然戰國之
士亦終之曹公而羽不殺厚待而用力可謂賢矣
然戰國之君亦終之至羽必於立効以報公然後去

還所賜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現殆如戰
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饗其歸戒左右勿
道曰彼為何主也內於平心氣不以彼我為心外
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枕王先王之遺風而
吾嘗論曹公曰蓋人所能為善而不能為惡能為善
是以能事國不能不為忠是以不能取天下

若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節策拜為
侯王加九錫相受之

是歲美曹相攻大勳於夷陵吳人卑詞而魏受命
爵以魏之議臣降耳而魏略以為相王儲素自自
位於故先主而後保之先主規以成儲而

之基後倭其見討代以激怒乎宗且英至叔三查
矣其勢足以自立為何以英爵為札受英爵則君臣
矣供職責矣除邊關矣國之變多急以子嗣無為擅與
兵攻擊矣羽董至則卷甲士從街矣死身入朝則遣
使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止是怪者一不從命則
王師致討矣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為其勢
激怒乎中也其說曰魏責任子叔不能堪卒叛之為
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群臣無急仲連之激出一切
之計以寬目前之患而陳壽以句踐壽之句踐多矣
則堂廟之美受矣夫高討則未之間也

魏明帝問英叔曰三國鼎立何者為正叔曰

當以天文為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
蜀平安此其證之

叔推魏為正統未必不然然叔初無他說一以天文
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英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
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也惡之四月癸巳蜀先
主殂于永安宮之二國皆自九天道豈昂云哉晉天
文志稱二石雖儲號其強弱常占日卯宿不闕太微紫
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之利聰欽彗星掃太
微之符堅敗熒惑守帝座之呂隆破政知推論正統
固自有理心晉屢翼占見冰星曰歲星犯天闕江東
無他故之季龍頻年閉關此後是天不懷懷每皂白

所以受之登兵加誅則勢有所未可置之不同則若
以令天下故方生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此猶示
以謙損善將為後日久遠之慮心統之自視何如宣
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心統之時彼雖稱藩猶當待
以布臣况未服之強之耶前此加叔牙爵而為叔所
戲侮今復喻蜀鎮藩為亮所不容自西自东自南自
北無思不叛者不如此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表樹儲於九江置南北郊是時
荆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郊
唯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用郊祀之禮聖人之
所甚重之後之祀人祇為大器於天下未嘗不先也

其所甚重如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之後之至楊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白時周不
即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系而左不向不重矣莊老
之說儒以固已紀之而楊子之論亦後王所未盡楊
子惟以嚴名系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
能守名系秦人之祀白時周礼不於禁之力者所不
能也然則守名系先勉而所以保天下者哉

此葛孔明說炎主以跨五荆為保也嚴阻天
下臣受則命一上將以荆州之軍向宛雖曰
身率益州之軍以攻秦川先主稱善

高祖改破陳歸還登維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稍從

山南者之遠乃立子常為代王以代郡雁門屬焉地
固者其境雖接之形勢允便也矣荆州在山前距蜀
五十餘里之蜀從山後出之其勢實難犯而不可
荆州也雖曰秦川亦不能守也其果差除能差自守
之國之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其尺寸不能
此為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叔相全太子登神漢書習知述代之事以張
昭君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送昭受請還
以授登
劉備叔相以漢書之叔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太子登
世以叔備之智不足以及二帝三王故其所以昭謀

此止於如此是大不能伊尹之訓太甲之稱王受受
后之不及唐虞周公之稱成王之稱商三宗之不及
唐虞受受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及堯舜禹亦取生
近於時切於事上之已叔備之智識不足擬伊尹周
公也伊尹教子不忽近之慕志不羨名之誠實此亦伊
尹周公之遺法也

晉漢書孫皓曰孫皓同羊陸交和以詰於抗
曰臣不如是正是以彰其德耳於詰老傷也
或以詰抗為失臣節而祀之

執仁善鄰女國宗之多出奇克敵大將帥之職羊陸
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多此論也所以祀其生節

七竅謂不能兵固多術矣是以力相傾者是以智相
傾也且以誣相傾者秦漢以來唯知詐力一且為誣
則是非為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誣相傾者豈亦出
於己之口而名為失節哉然昔陽城以為羊陸推僑
札之好於又過矣兵亦詭道何傍札之且就如此云
以不足貴何則我與朝之文而數傷也之分處方面
之他日私境外之交此和所以稱羊陸之失也

唐先生文集卷第七

唐先生文集卷第八

三國雜事篇下

孫征柳城備功劉表繫許都不致用

扶天子令誣侯于子於奇洲聖晉文之奇洲名晉

文未嘗遷惠王氣王於有晉也除魏定亂與城倍絕

功効既著誣侯自敗耳豈卓以獻帝后長其李茂正

以昭宗幸鳳翔登鄴旋全動以制詔為名然于天下

誣侯群起而攻之內之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

而自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誣侯則天下誣侯群起而

攻之亦固宜理以史表於勤王也洲名文耶雖不繫

許以害重為令誣侯也如不從魏繫許遠是以致

諸侯之師已盡年李茂正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為合馬援
收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漢金谷時日月所照橫目之民皆漢赤子也後誣為
不叛保居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矣割渭以北而
指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民亮出祁山三郡望
風響應亮不守則亮及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
之時固當集思而獲之中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靖
亂之民既從皆知吾心則後日之民不患吾不至如
吾不從在彼枕在枕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之漢
中既不為以傷敵而安吾事之民流離轉徙也至宗

族在空墳墓室三郡所以響為之哀哉此雖邊鄙之
常能於孔明則有不為亦此其所以為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送乘御馬付獄侍
中刁志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
哀原之亮曰法以天下而共奈何以情相迫
耶當思所以釋此其宜曰赦王小大或天下
或千里或五百里隨素所及乃赦宮中基均
以亮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生分矣漢世諸侯五有專
尚謀丞相御典與先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
不忍致法與列侯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等

又奏區等謹与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
朕不惡教法在廢勿王或謂地者干戈諸論如法者
有司以法守不惡教法其人主以道撥今亮人主也
而論法立日月之心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
皆失其分矣

魯南功以荆州借備周瑜之備泉雄不且

以土地漢業之

漢時荆州之地為郡六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
而荆州獨存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
奔劉琦以江夏後之零陵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皆
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改退關羽周瑜錯交

南郡之備欽荆州牧居之吳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
之矣生所以云借者犹韓信之借也雖於不占以
示魯肅之議正合吾平議是之哉而周瑜獨以為不
能屢勝之家果不可与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與州爭荆州會
魯公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与吳連和分荆
州引軍還蜀

魯公征漢中先主聞之与吳連和分荆州是吳引軍
還蜀也先是時蜀有南郡之地先主以蜀兵五萬
居公安吳遂據荊陽而羽帥水軍之半以襲許都甲
疫指五日之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

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守而必救也初曹
公征柳城備功表以彰許及備據荆州亦不能解此
信天命之在也

孫權尊稱漢帝以為交之無名者名作弗快
宜遂德之孔明以為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能矣權那正耶曰正之孔明也六國
之時諸侯皆借矣孟子以為者王其作不皆比之誅
之必教之不從之信誅之德則未教之者王其者亦
不誅孔明之勢既未強足以教矣則英之借擬未可
以遠矣如王其之信之孔明也

吳於以兵常入討樊他叔則滿濟之云五千

兵足以禽他國論他可破他叔奇生之造將
五千折平之

叔亮荆州將使悉降之濟獨堅卧不屈叔與教之濟
伏宋之泣怨不自勝生於而多內生厚也既言樊他
於以武陵自拔歸首濟為叔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
於而厚又所為也素七在君為君君不為不為也
吾聞示教之燕遠指之孔與之伐燕教泣曰若之
燕枕之之子指也教若獲虎於在佗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徒隸沒其國守其樂教思人也則可樂教少知
多則濟不為無罪矣

晉傅中簡勅中全全和濟奏其其作即陳壽

宣故晉丞相詔曹亮故多為二十四篇辨

荀氏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亦孔融之文以為不咸班楊晉武帝踐
祚詔宣詔曹亮故多以此之周浩融既魏武之離恨
曹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孔當時之取於周
而並見收錄惟恐生墜失蕩然每忌就王先王大公
公正之道存于此者所以特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即位將軍大將軍司馬懿領軍大將
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
並同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

軍嚴即廢不常置也魏改置三公曹懿等並為大
將軍開府東師此少理耶公室之早善自此始矣晉
將李平劉懿等開府辟之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
中原人物唯陳長文為第一長文亦為此能每是
道矣

建武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後為九州

三御名魏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於早公室之

奪之權曹操諷後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於廣冀州
之蒼生地夫引經術稱古禮其固未必皆姦人之姦
人之孔濟乎邪謀也亦未嘗不引經術以稱古禮既
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守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荊先主曰今与我为水火
此曹操也操以急者以宽操以暴者以仁操
以谦者以忠者多相反乃可成尔以小故言
失信義於天下吾不为也

宽勝急仁勝暴忠勝謙能操強言備弱正勝言反不
如此以也操稱操也備五穀之不熟也七五穀不
熟固不如種稗也謂寬仁忠信不強操急暴謙非必
備不強勝操耳故曰苟紀重人道不虛以

身記三年強振出石圍廣一丈六尺高一丈
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兼廣言白理五美麟
此若風也者美席也者美牛也若人馬也者

若八卦到宿學基此字禱言不可曉時人
以為魏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決攻之甚力今現此圖占河
圖洛書六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蔡氏通
義言此書以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以是道安知
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為枕君幸不幸否
况於人字可嗟嘆哉可勝嘆哉

蘇州為金城守周紀氏代漢答服怨愛強盛
評曰士不化生而不可生而允既已策名
新朝後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乎

魏氏受禪漢帝當存德素崇嘉誠為輕脫然感謂貳

老莊又過矣管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狂爨
以方朝而不敵季札幾王僚而國虜吳子幾莊子
之多景公執死而後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
謂之代也而子子子子子子孫盛衰善與人同而
惡之

汝若亮同張溫敗未死而故思之數日曰吾
以之矣是又清濁善惡太分以也

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不以生道而之
其不以生道而以之者蓋張溫之敗可謂不以生道
矣為其可以推亦生道也

既文帝賜群臣沒入生口唯歎出曰陛下

嘆息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曰
氏盜施春秋其以為穢學毀之家國刑而素
其在表矜理無偏宥歎居股肱之位當言之
於朝而然受嘉賜獨為君子可謂匹夫之仁
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中而和恥賊之世性習皆惡
故其論議歎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吾子所謂仁術
也何名為偏宥哉又盛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歎備
以私饋等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善友以故以多多速
災異虞中汝若亮難達於為政若此之歎猶

未周考

礼记人君之制左史书之制右史书之周礼建官
备矣福不用是而谓左史右史也礼记太史书不以注
记为职是时礼侯皆左史宣天子福嗣字春秋之时
卜田宅也占云日也皆称太史则太史殆陰阳家流
然者趙盾也者崔杼也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
记也差方是时掌书通知天人可卜與祭也亦不執
用晉惠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
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止也論語注按魯
人其故陰陽注記曰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
令以論著為已任而父掌天官則兼掌之功於前可

此魏晉之際始置著作初自是太史之職分可為二
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友奏景星見於
皇天赦改之曰蜀下置史官矣

景初元年是司奏魏曰地統宜以建丑為正
遂改建年三月為孟夏四月

世之夏曰人統以建寅為正商曰地統以建丑為正
周曰天統以建子為正至說礼必以堯典義和舞典
巡狩觀之度虞之世固以建寅為正矣至夏后之時
至法尤備也者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為之於
祀以為可周礼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
時始用建子為正礼犹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世

以

其以為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為正商居其間不
在無所定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且為正言三統
之說異者夫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吾於論語見之矣
論語曰以夏之時周以建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
春秋十月降霜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為正
於經改無所見於理亦後不通夫以建子為正九取
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
建丑為正者取義其在於是以此知生不純

建寅十八年先王進軍圍雒陽龐統為流矢

取中卒先王云則流涕

龐德公以死於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蓋

尚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三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
有二年則士元之物故為未三十七歲不惜就建寅二
十四年先王將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於忠法正
卒十六年先王葬於永安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其業未就
一時功臣相繼淪謝此其物奪之其於年後至踐祚
而舊人獨存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
而欽備於建寅字令正卒時四十五趙雲四十七以三十
五自餘不其年死傳稱少與相俱多先王初年七
數歲死兒少之則孔明卒時年統五十七霍峻年四十
此數傑也皆以高才早世而推周至七十餘而後天
不祚漢以矣

唐先生文集卷第八

唐先生文集卷第九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利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後
臣承議即臣已於當日抵受訖始以為莫改而果能
俯伏拜恩嗚嗚流涕中謝伏念臣生逢堯舜臨雖涉
於仕塗性嗜老莊以不談於世事自知無用况敢
求遠適乎校之與累冒師儒之選傳於天姓已負愧
於面顏幸及日園固難逃於指目果緣僥倖卒至鈇
隋命察如絲罪我擢髮奮去拳於嶺表不保朝夕託
中以於江陽葵知存沒夷居萬里烟瘴六年賴稟賦

之冥頑乃保全於視息雖簡編度日差堅固尔之心
可先年灌園已作尔否之計豈謂仕仕後齒朝紳此
差伏遇皇帝陛下如日正中惟天为大曰生曰教曰
馭臣之方作禍作威君惟辟之道建元臣於震邸均
介禍於坤輿舊鬼宿愆悉皆滿襟前侯故將威被執
奴言臣憂患摧傷志衰氣落難受再生之賜終無一
割之功唯作頌聲以款聖治臣忘位

上張觀文書

四幅

某次首拜承遠叔汝怨之累月月中未嘗約候
初止以似某六月初五日刊瀘南院后女夾門外每
屋以歸每回園以耕以植難不及陶淵明歸柴桑時

然老弱具在每所換步滕杜子美歸鄜州矣以此自
遣不敢上煩重念正遠師門下情不勝瞻仰之至謹
存啓起庸不備

某惶恐再拜某既至瀘南瀘南人知某為門下客
心爭持酒肉相勞且問相之起居能某具云相公年
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人鬚髮烏光每一莖白者
難越然得与道遊之能力深重不似利侖之心父老
同以老以年加密至於德榮流涕言謝相公為宗社
百姓厚自調劑

某惶恐再拜某昨去鄉時見女大率皆幼稚乞歸二
子皆通曉汝女亦後長女見父遠來相對懽然老中

亦自是味但念古人從師不遠千里久矣至教十載
須業成乃去某自學遂未足證六言遠在師席不日
朝又請業請差以此習中忽之不亦也乃了却木蘭
一多便當後走問下本業去參侍也遠此不備
未惶恐再理某亦舟中各作所為願惟是請書又急
從者可從借以史記教冊反後福之以此仲一多道
足乃於心以為若多粗若君差目慢錄去越烈侯狀
賜款六田二第以國相公仲患之未是以制之為美
君曰君實好善言未足取指志當進人於君字以仲
曰未之為美君曰牛畜苟欲徐叔皆不以此仲乃進三
人及朝牛畜信烈侯以仁義烈侯適然以目前欲信

烈侯以選任又明日徐叔信烈侯以節儉烈侯使人
謂多仲曰秋收之田可止亦愛重不犯脚手言功效
捷候以此漫以為獻伏惟聰明幸察

谷合守程元老手書

某預首李元老利漚出示所賜書伏承異中勅止苦
福者聚無他良慰某處田野間亦後自造不足幸念
但漚南前日小旱二麥已不僕種之又甚兩度憂麻
豆桑仕進以此退耕又以此望但人力那婦雅病痲
比老差也去月中樂死後活今幸多能以此都不
成家計間居况是過從之暮晚亦不耐賴此虛既久
已自成擬問人足音乃更不為九月間送女到丹稜

目放脚一利歲眉花屋霧中盡城山至喜未可歸
向亦漆器之納二十引去字難同此寬和憶為印後
好音人生玉馬黃矣受二之侵伏幸檢收合陽過
臨少公常日餘日望多想見不多亦不勞餘力政
尚甚在理醫藥努力以示自學不宜集強者再拜

上張現文水業序

某惶恐極首某如焚葉筆研之日久矣有時之技矯
終不致自刺雖刺亦不致久今日替上明日後作如
間日瘡不致根本所改至惠州便用趙侯漢法為詔
簡與一篇成報後之詔中不可後取比其還之始破
詔出之乃款詔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所歸事歸

之門下之篇目猥多無氣力紫偶但偶古往詩百篇
雜文二十篇以款雜文不工雖工亦與水施亦名致
重亦愛習而已後凡一詞即後之出幸甚干冒鈞
重悚愧無量同生具位序

書牯蘇張自強教授所編宣中錄

吾平生取法以此書撮錄亦以此項請惠州過扶骨
此書步學漢中舟人皆失名吾獨考其名與諸部
息矣不為七日後稍見於士大夫間請之惘然似他
人文思之范范如隔世之語蘇張自強後持此六
卷示予其在右請特未已之能自強嗜書文必知我
其心必愛我其也起能為利深歲之慎出之庶幾可

以免久宣和己亥十二月一日眉山庚子西臺

祠三丘其說

湘江之神曰湘三丘大云世莫知其為何神生原出於穆姜漢書盛於戎瀘被於巴峽之間民不敢作以三指相示報恐懼安多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燕會耳取指差狹矣曰吳忠旋疾且不可掄其去同若沅湘向祠亦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雲中君山鬼等神為歌舞以樂之曰詞不雅馴庶乎為作九歌聲施後世其神不可祝也祀獨不得此山鬼字曰其祀也人為文禱以答之嗟乎

志林疏

昔其系林執事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雪竇一枝子子孫：在：之：變：之：正：眼：周：於：法：界：真：身：葬：於：寺：中：隻：獲：其：存：某：記：星：霜：之：空：猶：展：浸：染：翠：皆：風：雨：之：餘：文：演：道：人：慈：此：就：荒：勇：於：必：葬：於：使：當：未：末：嘗：識：前：人：魚：鼓：之：音：豈：唯：過：去：祖：師：存：後：在：其：來：之：業：莫：集：各：邊：之：福：上：資：且：永：三：年：當：報：十：方：共：成：此：段

李三謝詩後

江左詠謝詩文見文選其六人希逸其詩宜遠非源其詩不工其取吳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也詩至元暉始為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後少減漸至庾風矣於此可以現世家也庚子西臺

生日設醮文

切以君生之中取於不用貧者解字多財富者相於
不死踐其志求於顯達者以思保其久貴人改益獻
祀之難在臣難在似志實不能難在臣禱於三清惟
乞無災之二字但以私門多故應歲不寧蓋慶多於
難危難非耗於憂慮爰因生日虔叩上蒼爰設天官
之醮卑取謂物勞則反在兵身心其後尚後何求既
食康寧便為至是臣乞外物一自自然以祈禱之甚
微宜必後於祈禱下情懇仰伏望照臨臣等位曠天
望至激切庶幾之至

生日書詞

上界高：凡人間世中生援之如海中沙以如此之
至微亦自有於至遠云以均遠唯君至誠臣稟生雖
愚幸道是素謹因生日特設醮是雖謂在淵發靈降
臨之敬望之至心奇潔矣茲願以素款止於禱矣此
啟亦福臣等位

祭茶祭文

嗣子承儀即某敬啟告于皇考承子先生皇祖孫人
五十二派之君通籍于朝述之十年遇大祀也敬矣
自負流流久隔贈典乃以蒙恩後蓋朝茲特贈皇
考承子皇祖孫人等自孤若垂三十年能後能取一
命以進茶父以言少仲人子之心生不孝不教之罪

吾亦此矣雖善文亦過其英能為之稱也區區之心
考以生隆之為譽

祭家氏文

敬昭告于前母家氏孺人之具國家恩德厚矣士人
列于朝也我獨崇其父母又并其前母之身之上以
極其父子之恩傍以廣其兄弟之義皆君世之德文
前代之廟典也然我平日為善之報忘以能致之於
為譽

代內醮文

原歲以來多難相繼今茲過歲就異常時難生死之
且謂莫神明之可禱雙親皓首殊未報於生成稚子

弱齡為未離於乳哺仰祈洪造少假餘年以果此心
外無下望

唐先生文集卷第九

